



特別  
ル 5  
3537  
42









特

門 九 五  
號 3537  
卷 42

重修揚州府志卷之六十三



藝文志二

附各體文 案諸史藝文祇載書目郡縣志乘既於各門分輯詩文則此門尤為複

沓然有事關攷正而無可附麗者又不得不錄存之茲故別為一卷附藝文之末

詔敕

廣陵王胥策文

漢武帝

嗚呼小子胥受茲赤社建爾國家封於南土世世為漢  
藩輔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五湖之間其人輕心揚州  
保疆三代要服不及以正嗚呼悉爾心祇祇兢兢迺惠  
迺順毋桐好逸毋邇宵人惟法惟則書云臣不作福不  
作威靡有後羞王其戒之



恤九江廣陵詔

後漢 質 帝

九江廣陵二郡數離寇害殘夷最甚生者失其資業死者委尸原野昔之爲政一物不得其所若己爲之況我元元嬰此困毒方春戒節賑濟乏厄掩骼埋胔之時其調比郡見穀出稟窮弱收葬枯骸務加埋卹以稱朕意

減淮南租庸地稅制

常衮撰

唐 元 宗

敕王者以冢宰制國用以司會質歲成必視豐荒之年以均輕重之數自近古以來天下郡縣亦有水旱之處則亦減其田租休其力役不急之務不便於時亦皆節省以惠窮乏上天眷命屬朕黎元敢不敬承勵於勤儉躬自菲薄刑於家邦非上薦宗廟下資師旅未嘗私於所奉更有徵求藏之於人孰謂不足迺者屢減邦賦以勸耕農而四時罔愆九扈皆敘近自關右達於海隅溥其百穀之穰寧止三年之積非朕寡德所能臻茲蓋祖宗景靈被此嘉貺仰荷殊慶兢懷益深而淮南數州獨罹災患秋夏無雨田萊卒荒閭閻艱食百賈皆震永念於此尤增慙然我心傷悲終夜不寐宜有蠲貸用安流亾其淮南今年租庸地稅所支米等宜三分放二楊洪宣等三州作坊往以軍興是資戎器旣屬歲歉頗殘吾人徵材役工荐費尤甚惟務省約以息國帑亦宜并停



宣示百姓知朕意焉

罷揚州貢獻敕

宋英宗

詔諸州貢物有一郡而歲三四至耗蠹民力莫不由斯  
令罷之揚州歲貢新茶一銀合藏薑五十罐亦罷

賜知揚州蘇軾停征淮浙逋欠敕

宋哲宗

詔淮浙逋欠最多累歲災荒人民流移相屬今淮南始  
得一麥淮西未保收成應淮南東西路諸般逋負不問  
新舊有無官本並得與權住催理一年已有寬限者卽  
依元降指揮

罷揚州等處土貢敕

宋高宗

應天下土貢如金銀匹帛以供宗廟祭享之費用以贍  
內外官兵之請給不可闕者合依格起發外其餘土貢  
若揚州照子之類一切罷貢

戒諭兩淮守令卹農詔

呂祖謙撰

宋孝宗

朕觀周宣之治還定安集而劬勞矜寡離散之民咸安  
其居中興之業人到於今稱之朕初承基緒兢兢業業  
以計安天下深惟兩淮之間瘡痍未平民力大屈流移  
交集轉爲氓隸迺眷北顧用震悼於厥心問者太上皇



帝數申飭守令懷輯疲瘵督趣農桑蠲賦省徭以佐百姓之急臨遣左右侍從之臣分行疆場復調旁郡耕牛振業新附所以加惠元元者視周宣有光焉朕臨政願治仰遵慈訓夙夜不敢怠而邊羅翔貴生齒益落自占版籍者裁計二三僑居浮寄無所係心勸之勤而應之怠其咎安在豈下吏未能奉稱而盡地力之教不先歟將豪奪暴抑歟東作爭而害農者蕃歟夫兩淮吾所重也異日沃野上腴爲天下最今乃儕於荒遠彫敝之區幾不爲郡長民者獨安取此繼自今其悉乃心銷沮游末力穡敦本以稱安集之意有能帥先墾闢爲諸郡倡者部使者上其名以差受寵若縱弛怠傲不如吾詔者亦糾劾以聞時則有顯罰不可追朕言維服尚聽毋忽

表奏

請替李邕死表

唐孔璋

山東布衣臣某言臣聞明主御宇捨過取能舉材棄行烈士抗節勇不避死見危致命晉用林父豈念過乎漢用陳平豈念行乎禽息殞身豈惜生乎北郭碎首豈愛死乎向若林父死陳平棄百里不用晏嬰見逐是晉無赤狄之利漢無皇極之尊秦不兼西戎齊不霸東海矣臣伏見陳州刺史李邕學成師範文堪經國剛毅忠烈



難不苟免往者張易之弄權人畏其口而邕折其角韋氏恃勢言出禍應而邕挫其鋒雖身受謫屈終姦謀中損然則邕有大造於我國家也前宋璟每厚遇者豈以才重抑嘉其忠於國矣今聞坐贓醜敗厥行且斯人所以然者拯孤恤窮救乏調患積而能散家無私聚陛下下吏訊之間諸道路執法者將極加之以刑噫天之將喪斯文死在朝夕永辭聖代臣聞生無益於國不如殺身以明賢臣顧朽材輪轅無取徒獸視禽息雖生何爲況賢爲國家之寶社稷之衛若喪國家之寶失社稷之衛哲人云亡國將若之何是臣痛惜深矣臣願以六尺之軀甘受膏斧以代邕死臣之死所謂落一毛邕之生有足照千里然臣與邕生平不款臣知有邕邕不知有臣是臣不逮邕明矣夫知賢而舉仁也代人任患義也臣獲二善而死死亦不朽則又何求陛下若以臣之賤不足以贖邕鴈門縫掖有足效矣伏惟陛下寬邕之生速臣之死令邕率德改行全林父之功使臣得瞑目黃泉附北郭之跡臣之大願畢矣陛下若以陽和之始難於用斧鉞俟天成命敢忘伏劍豈煩大刑然後歸死皇天后土實鑒臣之心昔吳楚七國叛周亞夫得劇孟以爲寇不足憂矣夫以一賢之能敵七國之眾伏惟陛下



敷含垢之道存棄瑕之義遠思劇孟近取李邕豈惟成愷悌之澤實亦歸天下之望臣先君孔子曰鄉人皆惡之未可也況大禮之後天地更新捨之復論人誰無罪惟明主深思之臣聞士爲知己者死且臣不爲死者所知而甘於死者豈獨爲惜邕之賢亦成陛下矜能之德惟明主圖之臣璋死罪死罪

論益王出鎮揚州不當加長史號疏

唐張洎

謹案前史皇子封王以郡爲國置傅相及內史中尉等佐王爲治自漢魏以降所封之王如不之國朝廷命卿大夫臨郡卽稱內史行郡事東晉永和泰元之際有琅邪王會稽王臨川王故謝靈運王羲之等爲會稽臨川內史卽其事也唐有天下以揚益路幽荆五郡爲大都督署長史司馬爲上佐卽前代內史之類也其大都督之號非親王不受其揚益等郡或有親王遙領朝廷命大臣臨郡者卽皆長史副大使知節度事臣請質之前代段文昌出鎮揚州云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兼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李載義鎮幽州云盧龍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兼幽州大都督長史卽其例也今益王以揚潤二郡建社爲吳國王居大都督之任又已正領



節度使豈宜卻加長史之號乃是國王自爲上佐矣若或朝廷且以長史拜受其加銜內又無副大使知節度使之目儻或他日別命守將俾臨本郡卽不知以何名目而除授也

請令商人入錢以通淮南鹽疏畧

宋王隨

淮南鹽初甚善自通泰楚運至真州自真州運至江浙荆湖綱吏舟卒侵盜販鬻雜以砂土殆不可食吏卒坐鞭笞配徙而莫能止兼運河淺涸漕輓不行遠州村民頓乏鹽食而淮南所積一千五百萬石無屋以貯則露

積苦覆歲以損耗亭戶輸鹽應得本錢或無以給貧困爲盜願權聽通商三五年使商人入錢京師置折博務於揚州使輸錢及粟帛計直予鹽鹽一石約受錢二千則一千五百萬石可得緡錢三千萬以資國用一利也江湖遠近皆食白鹽二利也歲罷漕運糜費風水覆溺三利也昔漕鹽舟可移以漕米四利也商人入錢可取以償亭戶五利也贍國濟民無出於此

議弛鹽禁疏畧

宋范仲淹

鹽稅之入但分減商賈之利耳行於商賈未甚有害也今國用未減歲入不可闕旣不取之於山澤及商賈須



取之於農與其害農孰若取之於商賈爲今計莫若先  
省國用國用有餘當先寬賦役然後及商賈弛禁非所  
先也

論救賑江淮飢民劄子

宋 歐陽修

臣伏見近出內庫金帛賜陝西以救飢民風聞江淮以  
南今春大旱至有井泉枯竭牛畜病死雞犬不存之處  
九農失業民庶嗷嗷然未聞朝廷有所存恤陛下至仁  
至聖愛民愛物之心無所不至但患遠方疾苦未達天  
聰苟有所聞必須畱意下民疾苦臣職當言且江淮之  
間去年王倫蹂踐之後人戶不安生業倫賊殄滅瘡痍  
未復而繼以飛蝗自秋至春三時亢旱今東作已動而  
雨澤未霑此月不雨則終年無望加又近年以來省司  
屢令南方斂率錢貫而轉運使等多方刻剝以貢羨餘  
江淮之民上被天災下苦盜賊內應省司之重斂外遭  
運使之誅求比於他方被苦尤甚今若不加存卹將來  
繼以凶荒則飢民之與疲怨者相呼而起其患不比王  
倫等偶然狂叛之賊也臣以爲民怨已久民疲可哀因  
其甚困宜速加惠不惟消弭盜賊之患兼可以悅其疲  
怨之心伏望聖慈特遣一二使臣分詣江淮名山祈禱  
雨澤仍下轉運并州縣各令具逐處亢旱次第奏聞及



一面多方擘畫賑濟窮民無至失時以生後患取進止

乞罷揚州貢薑奏畧

宋李及

揚州進貢第二限糟薑赴六尚貢奉庫今六尚局已廢所進非祖宗朝貢額乞止絕諸路如有似此果木口味之類非祖宗原額乞降指揮更不起發

知揚州狀奏畧

宋蘇軾

祖宗已來每有赦令必曰凡欠官物無侵欺盜用雖有侵欺而本家及五保人無家業者並與除放祖宗非不知官物失陷奸民幸免之弊特以民旣乏竭無以爲生雖加鞭撻終無所得緩之則爲奸吏之所蠶食急之則爲盜賊之所憑藉故舉而放之則天下悅服雖有水旱盜賊民不思亂此謂損虛名而收實利也自二聖臨御以來每以施舍已責爲先務登極赦令每次郊赦或隨事指揮皆從寬厚凡今所催欠負十有六七皆聖恩所貸而官吏刻薄與聖意異舞文巧詆使不該放監司以催欠爲職業守令上爲監司之所迫下爲胥吏之所使大率縣有監催千百家則縣中胥徒舉欣欣然日有所得若一旦除放則此等皆寂寥無獲矣臣頃知杭州又知潁州今知揚州親見兩浙京西淮南三路之民皆爲積欠所壓日就窮蹙死亡過半而欠籍不除此虧欠



兩稅走陷課利農末皆病公私並困推知天下大率皆然矣臣自潁移揚州過濠壽楚泗等州所至麻麥如雲臣每屏去吏卒親入村落訪問父老皆有憂色云豐年不如凶年天災流行民雖乏食縮衣節口猶可以生若豐年舉催積欠胥徒在門枷棒在身則人戶求死不得言訖淚下臣亦不覺流涕又所至城邑多有流民官吏皆云以夏麥既熟舉催積欠故流民不敢歸鄉臣聞之孔子曰苛政猛於虎昔常不信其言以今觀之殆有甚者水旱殺人百倍於虎而人畏催欠乃甚於水旱臣竊度之每州催欠吏卒不下五百人以天下言之是常有二十餘萬虎狼散在民間百姓何由安生朝廷仁政何由得成乎

議減淮南鹽價奏略

宋蘇軾

臣伏見淮南一路財賦浩繁尤藉每歲賣鹽額錢一百餘萬貫資助經費而近歲連併不敷議者咸謂不能禁絕私販侵奪公利而然且瀕海瀉鹵所生而宿毫諸州連接京東西通商地分販者不宿昔而獲厚利雖峻刑不可禁加以私貨美而價賤官貨惡而價貴民間既利於私易則官鹽無由得行只抑配坊郭人戶及過往載船如此課額何從而登辦也臣竊聞曩時建言者欲將



一路官鹽減價出賣或有欲只減出產州軍價直者臣以謂遠近一概減價誠未易遽行且於出產地分通秦楚海州漣水軍及通商鄰境宿亳壽泗等州減定使公私之價不甚遼絕則民間樂買者必眾而私販自知利薄而重犯法矣

辯倉法劄子

宋蘇軾

臣竊謂倉法者一時權宜指揮天下之所駭古今之所無聖代之猛政也自陛下卽位首寬此法但其間有要劇之司胥吏仰重祿爲生者朝廷不欲遽奪其請受故且因循至今蓋不得已而存留非謂此猛政可恃而爲治也自有刑罰已來皆稱罪立法譬之權衡輕重相報未有百姓造銖兩之罪而人主報以鈞石之刑也今倉法不滿百錢入徒滿十貫刺配沙門烏豈非以鈞石報銖兩乎天道報應不可欺固當非社稷之利凡爲臣子皆當爲陛下重惜此事豈可以小小利害而輕爲之哉臣竊見倉法已罷者如轉運提刑司人吏之類近日稍稍復行若監司得人胥吏誰敢作過若不得人雖行軍令作過愈甚今執政不留意於選擇監司而獨行倉法是謂此法可恃以爲治也耶今者又令真揚楚泗轉般倉糾子行倉法綱運敗壞執政終不肯選擇一強明發



運使以辦集其事但信倉部小吏妄有陳情便行倉法  
臣所不喻也今來所奏只是申明元祐編敕不過歲捐  
轉運司違法所收糧綱稅錢一萬貫而能六百萬石上  
供斛斗不大失陷又能全活六路綱梢數千牽駕兵士  
數萬人免陷深刑而押綱人員使數百人保全身計以  
至商賈通行京師富庶事理明甚無可疑者但恐執政  
不樂臣以疏外輒議已行之政必須卻送戶部或卻令  
本路監司相度多方沮難決無行理臣才術短淺老病  
日侵常恐大恩不報銜恨入地故貪及未死之間時進  
瞽言但可以上益聖德下濟蒼生者臣雖以此得罪萬  
死無悔若陛下以臣言爲是卽乞將此劄子畱中省覽  
特發德音主張施行若以臣言爲妄卽乞並此劄子降  
出議臣之罪取進止

乞免追理揚州積欠疏略

宋蘇軾

方今民荷寬政無他疾苦但爲積欠所壓臣檢察本州  
積欠一曰敗闕場務二曰元祐二年大赦已前欠負蠶  
鹽和買青苗錢物三曰買撲場務少欠課利估納抵產  
入官四曰元祐元年登極赦書見欠丁口鹽錢及博絹  
米和預買絹等五曰欠市易錢六曰諸色欠負並乞依  
元祐赦住催理內人戶拖欠兩稅非災傷倚閣者亦分



二年作四料送納未足而遇災傷者亦許住理六月  
乞令揚州稅務免收糧綱稅錢疏略

宋蘇軾

本州糧綱稅錢每歲不過收錢一千六百貫以淮南一路言之真揚高郵楚泗六州所得不過萬緡而所在稅務專攔因全部轉運司許令點檢邀難乞取十倍於官遂至綱梢皆窮困骨立亦無復富商大賈肯以貨物委令擔載專仰攘取官米無復限量是全部與轉運司違例刻剝得糧綱稅錢一萬而令朝廷失陷綱運米三十餘萬石今若依編敕施行不惟綱米可免欠折而商賈全集於京師回路貨物無由復入空綱攬載所獲商稅必倍矣

兩淮備預疏略

宋汪綱

淮地自昔號財賦淵藪西有鐵冶東富穠稻足以自給淮右多山淮左多水足以自固誠能合兩淮爲一家兵財通融聲勢合一雖不假江浙之力可也祖宗盛時邊郡所儲足支十年慶厯間中山一鎮尚百八十萬石今宜上法先朝令商旅入粟近塞而算請錢貨於京師入粟拜爵守之以信則輸者必多邊儲不患不豐州郡禁兵本非供役乃就糧外郡耳今不爲戰鬪用乃使之供



力役緩急戍守專倚大軍指日待更不諳風土豈若土  
兵生長邊地墳墓家室人自爲守耶當精擇伉壯廣共  
尺籍悉隸御前軍額分擘券結以助州郡衣糧之供又  
率如山陽武鋒軍制則邊面不必抽江上之戍江上不  
必出禁衛之師生養休番勞費俱息

論措置兩淮屯田疏略

宋 陳俊卿

兩淮備禦未設民無固志萬一寇至倉卒度兵恐不及  
事請於揚州和州各屯三萬人預爲守計仍籍民家三  
丁者取其一以爲義兵授之弓弩教以戰陣農隙之日  
給以兩月之食聚而教之沿江諸郡亦用其法諸將渡  
江則使之城守以備緩急且以陰制州兵頓頓之患且  
兩淮諸郡守臣但當擇才不當復論文武計資歷捐以  
財賦許辟官吏略其小過責其成功要使大兵屯要害  
必爭之地待敵至而決戰使民兵各守其城相爲犄角  
以壯聲勢

淮鹽利弊疏

明 霍 韜

切謂立法須公而溥行法須嚴而密然又善適通變之  
權乃可久而無弊唐劉晏只用淮鹽遂濟國用臣今姑  
議淮鹽利弊卽天下可推也國初以兩淮南地授命煎  
鹽歲收鹽課有差亦猶授民以田而收其賦也惟鹽課



條例云凡各竈丁除正額鹽外將煎到餘鹽夾帶出場及私鹽貨賣者絞然則耕民納賦租外將餘粟貨賣者絞可乎此法良有深意而後人失之也淮鹽原額歲辦三十五萬引有奇後改辦小引七十萬有奇然而淮鹽課除正額外猶產餘鹽三百萬引有奇今正額已不得多取餘鹽復不得私賣卽三百萬餘鹽安所消遣乎兩淮行鹽地方南盡湖廣西抵河南東盡東海地方數千里人民億萬家所仰食鹽只七十萬引饕殮安所取足是無怪乎私鹽橫溢而鹽價湧貴也國初竈丁辦鹽每引四百斤給工本鈔二貫五百文蓋洪武年間鈔一貫值錢千文故竈丁得實利如是而冒禁賣私鹽可絞死也今鈔一貫不易粟二斗禁絕竈丁勿賣私鹽是逼之飢以死也此後來法行之弊非初年之失也正統二年令曰貧難竈丁除正額鹽照舊收納其餘鹽收貯本場每二百斤官給米麥二斗十三年令曰每餘鹽二百斤給米一石若餘鹽二百斤竈丁實得米一石仍賣私鹽卽絞死可也蓋當時此令雖出而米實無措故官司徒挾此令以征取餘鹽實不能必行此令給民米麥且貧弱竈丁朝有餘鹽夕望米麥米麥不得則先從富室稱貸然後加倍償鹽者有矣故鹽禁愈嚴則貧竈愈多此



之由也貧民賣私鹽人卽捕獲富室賣私鹽官亦容隱  
故貧竈餘鹽必積富室乃得私賣富室豪民挾海負險  
多招貧民廣占鹵地煎鹽私賣富敵王侯故鹽禁愈嚴  
富室愈橫此之由也且法愈嚴則利愈大頑民見利而  
不見法淮安頑民數千萬家荒棄農畝專販私鹽挾兵  
負弩官司不敢訶問近年恃眾往往爲劫此隙不弭必  
貽大患不止阻壞鹽法而已然旣不能講求古法以處  
置餘鹽復不能變通鈔法以補給工本則貧民何所仰  
賴而不爲變故鹽禁愈嚴盜賊愈多此之由也此鹽場  
竈戶之利弊也洪武年間召商中鹽每引納銀八分官  
之徵至薄商之獲至厚鹽價平賤民亦受賜永樂年間  
每鹽一引輸邊粟二斗五升商稅雖加邊糧仰足民亦  
受賜自永樂以前准鹽開中雖無定額永樂以後歲定  
七十二萬引復定七分常服三分存積夫曰常服者猶  
常行也商人先納邊糧乃給引目守場候支常年鹽也  
有守候數十年老死而不得支者令兄弟妻子代支之  
令可考也曰存積者積鹽在場遇邊糧急缺乃倍價開  
中越次放支之鹽也此居貨罔利非王法正體成化以  
後准納折色每鹽一引准納銀三錢五分或四錢二分  
又令云客商若無見鹽許本場買補夫曰本場買補卽



開餘鹽私賣之禁矣故奸商借官引以影私鹽然商竈  
戶兩得贏利州縣民士亦食賤鹽惟私鹽愈行則官鹽  
愈壅而法遂大壞今兩浙鹽課許納折色之令可考也  
宏治正德年間或權奸奏討或勲戚恩賜皆給引目自  
買餘鹽故法雖大壞而鹽亦平賤復有各年開中未盡  
鹽名曰零鹽秤掣餘鹽堆積在所名曰所鹽皆權要報  
中借影私鹽以壅正額故正德以前鹽價雖平而正課  
日損自御史秦鉞奏革所鹽秤掣餘鹽每二百斤作一  
小引稅銀一兩則取之過重自御史戴金奏減鹽價每  
鹽一引納銀八錢庶幾適中今之議者復論鹽包過大  
皆不知本末之見也蓋洪武年間鹽一引納銀八分而  
已永樂年間納粟二斗五升而已今則每引納銀七錢  
五分矣權勢賣窩復取利銀二錢矣復以長蘆兩浙兼  
搭配支商人一身三路支鹽勞費殆不貲矣計淮鹽一  
引蓋用銀二兩有奇矣商人轉販復以市利則鹽價益  
湧貴乃其所也夫正鹽湧貴則私鹽盛行私鹽愈行則  
正鹽愈滯亦其所也此商人中納之利弊也今欲復洪  
武之法則有上策欲救今日之急則有中策區區修補  
近年利弊則已無策何謂上策須變通鈔法鈔法重而  
錢法均而鹽法行矣今若立法使鈔一貫值錢千文竈



丁得為實利則額鹽一大引給工本鈔二貫五百文餘鹽一小引亦給工本鈔二貫五百文各場餘鹽盡屬之官私挾私賣即處絞勿贖則兩淮正鹽七十萬引餘鹽三百萬引舉可召商開中或如永樂時例一引輸邊粟二斗五升可也或如成化時例一引折銀四錢可也若國家充足如洪武時例一引納銀八分藏富於國尤可也蓋私鹽由正課重也正課輕私鹽不禁自止矣私鹽塞正課流邊儲自實矣故曰上策何謂中策須臾為令曰凡各商人中正額鹽一百引許帶中餘鹽三百引正額納邊糧二斗五升餘鹽納邊糧二斗聽與竈戶價買

又嚴為令曰客商借官引影私鹽竈戶不辦驗官引輒賣餘鹽者各照私鹽律絞勿贖又嚴為令曰正鹽一引只二百五斤餘鹽一引亦二百五斤革近年大包之弊革近年勸借米麥之弊革鹽場積年轄害客商之弊三邊選廉而有才者一人為提督都御史兼三邊勸農使遇鹽商納糧即與收受糧賤許納本色糧貴許納折色俾商無久淹凡積年所以為商害而阻壞鹽法者悉與革絕復選廉而有才者一人為漕運都御史兼理鹽法俾自舉用運司提舉等官凡商人納完糧料即與支鹽勿得久淹凡積年為商人害而阻壞鹽法者即與革絕



漕運都御史與提督都御史鹽課邊儲互相關通盈縮交與接濟利病均爲欣戚邊方腹裏共爲一心兩都御史如左右手然後足以集事行之數年卽邊儲可足乃以餘積召募游民開墾邊地勸課農畝邊地愈闢邊方愈固百年之利也故曰中策何謂無策洪武初給竈丁鹵地復給草場所以利竈戶者甚厚額鹽一引給工本鈔二貫五百文復免竈丁雜差所以資竈丁者甚厚歲課止十萬引所以取之者甚薄雖餘鹽不許私賣有餘卽給官鈔收之下以資竈戶上以總利權而均其私天下食賤鹽之利竈戶無餘鹽之滯其法極善自鈔法不行則官私無術以處餘鹽矣乃曰挾餘鹽者絞販私鹽者絞果可行乎行之而嚴卽竈戶枵腹以死不然卽爲變行之而寬卽三百餘鹽之利盡入奸人囊橐矣法之弊而窮者一也竈丁窮矣轉而逋逃乃區區賑濟區區招撫千日握其喉一朝與之食可聊生乎故撫之徒勤逋逃益甚法之弊而窮者二也招商中鹽一引銀四錢已重矣而今復加七錢尤重矣買窩賣窩刻取二錢邊上科法或三四錢勸借米麥亦復二錢殆不知幾倍重矣稅愈重則利愈大奸人避重稅而趨大利避正稅則正課壅趨大利則私鹽行私鹽愈溢正課愈壅雖絞刑



治之不可禁遏況有贖刑之令有獲鹽不獲人不問獲人不獲鹽不問之令益開寬路示之趨矣則私鹽如何不益溢正課如何不益壅也法之弊而窮者三也私鹽盛行矣官兵捕獲迄無寧日頑民挾刃率相旅拒在楊子江及各海港者高檣大舶千百爲聚行則鳥飛止則狼踞殺人劫人不可禁禦官兵敢遠望而不敢近語在兩淮通泰寶應州縣民厭農田惟射鹽利故山陽之民十五以上俱習武勇氣復悍頑死刑不忌前年流劫幾致大變故淮安官軍不惟不捕私鹽且受餽利而爲護送出境矣山東官軍不惟不捕私鹽反向鹽徒丐鹽充食矣鹽徒千百白日挾刃徑行州邑官兵不敢誰何州縣不敢言科道不肯言陛下高拱焉得知之抑亦諉曰事弊已極無可柰何再及數年則官兵之追捕日嚴鹽徒之旅拒日銳拒捕之迹日著則罪惡之狀日深官司列罪狀以請法愚民罹罪罟乃逃生出不獲己必激他變將誅戮之則情可矜恤將緩縱之則頑獷愈甚禍豐所極遂有不可言者矣法之弊而窮者四也故曰無策臣嘗竊曰治鹽利猶治河患也治鹽利不究弊源惟末流之防猶治河患不從雍冀孟津懷衛引爲陂堰鑿爲溝渠以廣其利而分其勢乃從徐沛下流浚其淤土厚



其隄防則愈浚愈淤愈築愈潰亦勢也自正統以後講治鹽法事例叢瑣無益鹽利祇足驅民爲盜而已故今欲興淮鹽之利須選淮安漕運及三邊提督都御史講求其法而責以底績選人得失委託專臆成效虛實尤宜責之吏部期之數年鹽利不興邊儲不實邊民不多邊地不闢不收久大之要策而坐失治安兩都御史吏部尚書侍郎誅罰連坐然後任人者不苟任於人者不敢怠玩而政有實效此兩淮利弊也舉兩淮則天下可知也

請獨亭興化孚暉疏

明歐陽東鳳

臣惟君有民猶父有子相依爲命猶元首有四肢相待而存故一指痛則元首岑岑若敝一子病則父母遑遑靡寧況痛而多於一指病而瀆於死亾則其痿痺倉皇之狀又當何如矣興化一邑僻在海隅視萬里天閣誠邈然不相及而以當於一指一子之義諒亦皇上所甚隱也頃者大水困城閭閻騷然十去九死賴皇上從諸臣之請霈然下蠲賑之詔視他處尤加然蠲舊逋矣而新租未除寬存畱矣而起運如故臣亦知秋災見在勘議皇上非常之恩或有所待顧小民身處湯火以日爲歲望皇上拯援如望上天膏澤日復一日恨不旦暮遇



重刊少府記 卷之六十三  
三  
之此何等情狀而尚可以揖讓雍容處之也臣又知江  
北州邑被水者眾何獨喋喋以自干斧鉞顧他邑或有  
豐年而興化則永爲歉歲他邑猶存高原而興化則盡  
爲滄池他邑僅存阡陌而興化則殃及廬舍他邑之水  
旬日可消而興化則滙爲巨浸卽今受水三月所矣遍  
觀鄉村週遭二百餘里竟成湖海而橫目之民悉爲魚  
鼈卽僅僅存子遺或移居城頭或借棲佛舍或結葑水  
面而叫號波濤之中或繫舟樹杪而薰蒸風日之下欲  
刈草而無草可刈欲罾魚而無魚可罾欲賣兒而誰買  
其兒欲鬻田而誰受其田有屋者拆屋賣其薪有牛者  
殺牛賣其肉醫瘡剝肉苟延旦夕今日如此明日何以  
爲策今月如此來月何以爲生婦子相泣莫必其命此  
何等光景而尚可他邑例之也臣奉皇上德意非不孜  
孜矻矻救死扶傷然平糴而所糴幾何勸借而所借幾  
何發稻而所發幾何賑粥而所賑幾何瘡痍何時可起  
流亾何時可復沮洳何時可遠耕藝何時可興蚤夜思  
維黔驢之技已竭臣惟有官民相安無事則見在遺黎  
或可須臾勿致流徙若復追併錢糧則輸納後期不足  
爲異逃亾接踵不足爲憂臣所大恐者綠林赤眉黃巾  
黑山之徒自何而有皆此頻遭饑饉復疲稅斂困窮無



聊之眾耳萬一東嘯西聚日滋月蔓乃始勞心安集不亦難哉臣查十九年至二十一年止拖欠漕折鳳陽軍餉草馬四司等銀凡一萬五千餘兩以豐年尚不能供之全稅而取盈於大禳之凶歲臣知其必不能也卽今漕米三萬二千八百有奇無論本色亦無論改折七錢卽以五錢計之便當折銀一萬六千有餘以大州大邑所不能當之重賦而誅求於彈丸之窮邑臣又知必不能也臣愚以爲軍餉草馬四司鳳陽等銀無論舊逋新租存留起運凡未完者似當行蠲免其漕折銀兩雖不可盡蠲亦當寬假三五年之後俟瘡痍已起或值豐收

始量力帶徵不然則有隆慶一三三年抵借事例可援是在司國計者一查議之耳且興化非獨苦水也又苦糧重夫揚州一府爲州縣者十而興化特居其一其疆域之大小不侔也一府凡七百餘里而興化僅六十二里是戶口之殷耗不侔也一府共田一十三萬三千三百頃而興化僅二萬頃是田地之多寡不侔也九州縣俱處上游而興化獨居釜底是等則之上下不侔也使則壤而賦則民猶可支乃概府升科每頃不過六斗而興化獨至二石二斗概府額糧不過二十萬六千石有零而興化則五萬二千石有餘概府漕米不過九萬七千



石有零而興化則三萬二千有餘是總論額糧則居一  
府四之一專論漕糧則居一府三之一矣倒行而倍取  
欲勿困得乎先是今提督撫臣李戴知興化縣時目擊  
民艱具奏均攤併請抵換不意牽於成法竟爾寢閣臣  
今就中酌量議均攤則開紛擾之門議抵換則滋聚訟  
之端不得已而求黃葉止啼之術則惟有歸復協濟而  
已蓋興化僻處一隅雖免迎接夫馬之苦然而錢糧偏  
重則其苦已十倍於江儀高寶等處不翅相當而已乃  
復派協濟各驛館支水夫等銀一千四百餘兩是本縣  
無衝要之名而有衝要之實然則本縣偏重之糧其誰  
協濟之臣愚以爲各驛協濟銀兩宜盡免派協濟江儀  
者卽派於江儀協濟高寶者卽派於高寶以各州縣應  
徵之銀還之各州縣此不過與各州縣求其平非欲興  
化獨享其逸於理甚順於心甚安固今日所當急議者  
也至於宣泄水患則石碓口其趨海之門近雖議開而  
旁邑不無撓阻之計芒稻河爲入江之路亦有成議而  
當事難爲無米之炊闔邑士民引領此舉有如飢渴此  
臣所爲痛心疾首欲默不能者也伏乞皇上俯念垂亾  
赤子敕下該部破格勘議仍乞正臣位卑言高之罪冒  
干天威不勝望闕叩禱之至



異災重賦疏

明趙龍

臣一介草茅叨沐聖恩由崇禎四年進士除知興化縣  
事項恩思報盡瘁靡寧無奈以下鹵蕩瘠之地徵兩倍  
偏重之糧遭此連年巨浸稽天卽竭盡心力終無可以  
效其寸長除已申報院道外臣係牧民縣令情激勢迫  
不得不冒出位之罪爲皇上陳之興化地形釜底東連  
大海西界巨湖南濱長江北接黃河四面受水有注無  
流故鄰邑未渰而興化先沒鄰邑已涸而興化久凝及  
遷延半載水落田平房舍皆傾草木皆腐矣崇禎四年  
六月淮黃交漲霪雨連綿平地水深一丈五尺此從古  
未有之災百姓舟居草食漂流沈溺不知其幾盜賊因  
之竊發人民幾於一空臣以十月初八日赴任隨申告  
院道發倉賑粥勸賑活貧延至今春方幸田已盡涸農  
事可興又多方招撫流移措借牛種督民耕耨以冀有  
秋不意七月十五以後穀已將成北河潰決數日內水  
深一丈六尺災更甚於去年去年雖災猶幸前有餘積  
而富能濟助貧尚苟延乃今歲則富者貧矣今日之逃  
亾卽舊歲之富民矣去年院道諸臣罄倉發粟賑活飢  
民又復給散牛種倉稻以助民耕今倉廩竭矣無可賑  
矣去年漕糧一萬二千餘石遼糧六千餘石永折漕糧



銀一萬兩分毫顆粒無可措辦該臣先勸諭義民黎典  
王紹卿等貸銀出境買米完漕其永折銀兩多方揭借  
勉強終事此在舊歲猶可支吾完解今借者未還義民  
里老人人逃竄各項錢糧催檄如雨惟是國賦起於土  
田田已沼而賦自何來輸納在於小民民已亾而輸將  
誰辦況興化田土於一府不滿十分之一而其額糧遂  
居四分之一卽在粒米狼戾時不無捉襟露肘之虞況  
當此天災疊至將撫治不足而暇言催科哉臣念甲縣  
十分災苦民生十分促迫子遺殘庶瑣尾流離日叫號  
於臣前臣不得不哀籲於皇上之前伏乞敕下戶部覆  
加查勘格外施恩將四五年分錢糧舊欠新租存留起  
運盡行蠲免一年仍賜賑濟使臣得一意撫循災民復  
成縣治臣不勝迫切叩禱之至

請革鳳米收兌之弊疏

國朝 李宗孔

題爲敬陳鳳米收兌之弊實爲兵民之大害請乞亟行  
改革以免兵民交困事臣查江南廬鳳淮揚四府州縣  
有鳳米一項設立戶部徵收原故明時爲守鳳陽陵寢  
之兵而設也我

朝龍興守陵之兵久已裁汰其鳳米改作兵米自應各府  
兵丁就便領放乃鳳陽畱守衛運軍行月二糧仍照舊



重刊校勘記 卷之三  
設立監督司官駐劄鳳陽徵收其他府州縣徵解鳳米  
臣不具論如江都縣每年額徵鳳米五千餘石解鳳倉  
二千一百三十八石解淮倉二千八百餘石其支給揚  
營狼山各營官兵之米俱在此內鳳陽距江都陸路五  
百里而遙水路由洪澤大湖將及千里解米員役無論  
有湖河風濤之險而每鳳米一石則水腳銀四錢六分  
耗米加二是鳳米一項歲費民力千有餘金不止其解  
淮倉米每石水腳銀二錢四分耗米加一淮安距江都  
水路三百里而遙是淮米一項歲費民亦千金不止此  
皆雇船雇夫交兌使費而催米驗米守候批迴之費尚  
不計焉及支給兵米如狼山營距淮安則八百餘里距  
鳳陽則八九百里官兵領米又費往來腳費盤費領米  
一石實惠不得五斗是此項鳳米竭民之力領之兩倉  
民多解米之費兵有領米之苦兵民交困江都一縣如  
此其他府州縣可知矣向來議格而不行者以上下衙  
門戀戀於陋規使費而不能舍也今幸

皇上簡用總漕弊絕風清正在此時伏乞

敕下總漕從長計算合無將揚屬鳳米儘兌揚州各營就近官  
兵淮安鳳米儘兌淮安各營就近官兵廬州亦然其鳳  
屬鳳米儘給運軍行月二糧其四府之米儘兌官兵運



軍外所餘之米亦無幾矣應改折色或兌本處兵餉或解藩庫支銷如此則地方民無煩費兵得實米夙弊永革咸頌

皇仁無既矣抑臣更有請者徐德臨各倉其間軍民交困臣之所聞亦多類此并

敕督漕撫諸臣悉心釐正所關非淺也

請清釐關蠹疏

國朝 鄭為光

題為直陳關蠹之害事近奉

上諭各部關差俱議裁併仰見

皇上恤商至意但不清釐關蠹之弊而徒停止差遣之官無益也查商賈過關納稅原有定例凡民間米麥柴草日

用土產不得起稅欽奉

嚴旨已久今各關書吏有投單掛號直日小票等名色其缺雖

奉裁仍有頂首皆係各府州縣積蠹營充其中坐收常

例數倍公帑至於攢典之設更為可異前戶部有援納

事例不過納銀十五兩本地光棍坐名納某地攢典任

意擇肥初無定數有一處而數攢典候缺朋居為害盤

踞鄉鎮隘口幫帶多人以稽查鈔稅為名雖已稅之船

不妨抽分船不過關勒令納稅本地食米魚鰕柴草無

不違禁私徵甚至陸路往來乘騾挑擔之人橫索恣取



稍不遂意誣以漏稅小致喪本大致傾家是以商賈屏跡民不聊生他不具論臣於去年八月從水路人京候補親見淮安三關之外又有白洋河宿遷夏鎮等處皆有戶部工部抽稅黃旗委官設立公座大小船隻少則數錢大則數兩無一免者又如揚州鈔關一線運河至邵伯鎮不過四十里其間楊子橋西門北來寺芒稻河仙女廟邵伯鎮每處皆有攢典設立公座爪牙多人私徵橫取有一年而起貲千餘金者則是四十里之內添設數關矣仍有各鄉鎮設立攢典查稅等害不一而足臣思官差奉裁各蠹必仍戀歸併衙門科斂手滑害商如故伏乞

皇上敕部酌議關差既併關蠹宜清其各關一切書吏攢典等役盡行裁革不許復入歸併衙門況所併之處自有衙役不過供書寫奔走毋煩羣蠹又攘臂而側足以滋商害仰負我

皇上恤商之至意也

請禁額外賦稅疏

國朝 許承宣

題爲請禁賦外之賦差外之差關外之關稅外之稅以蘇民困以拯商病事竊惟天下之大無踰四民民之雋秀者爲士士僅處什之一耳而農與商賈則大半天下



農有田則有賦有賦則有差商賈有貨則設關以稽之設稅以斂之此自古以來之常法聖王所不廢也而今日之農不苦於賦而苦於賦外之賦不苦於差而苦於差外之差何謂賦外之賦卽如江南揚州府屬

國家正賦每畝二錢四分五釐零田有高下約數畝折一畝每畝納銀不過四五分其取之民者固有定例矣今也不然船廠砲廠須用鐵則賦築河隄須用夯木則賦決口捲埽須用稻草則賦下椿須用柳則賦絮埽須用白麻則賦夫民以其土之所有爲上用猶易辦耳若采鐵於不出鐵之鄉責麻於不產麻之地旱暵草枯水澇

木壞徒事苛索祗費緡錢或借價以相囑或乾折以俸免歲凡數供追呼不應此苦於賦外之賦也何謂差外之差

國家賦役全書定爲經制是賦之中已兼有役今臣見揚州府江都縣每歲一里貼淺夫工食銀二十四兩則田已役其二矣項河流潰決復按畝起夫則田已役其三矣挑河夫之外又有幫工夫則田已役其四矣四役之不已而又有所謂莊差莊差者取之耕田之窮農也農夫代人出力以耕田其所耕之田卽里地起差之田也在里地起差者此田今起莊差者亦此田卽令田係農



夫所自有而田亦在里地起差之內若更加以莊差不  
一田而二差也哉自莊差之名一設則有供土船之害  
有供籬土土基之害有供車輛之害賣妻鬻女尚不足  
以應其求剝髓捉筋惟恐不獲終其役嗟此疲勞苦瘁  
之民卽我

皇上捐賑餒哺之民也差一及身進無以邀廩餼退不能就粥  
糜有轉死溝壑已耳此苦於差外之差也今日之商賈  
不苦於關而苦於關外之關不苦於稅而苦於稅外之  
稅何謂關外之關

國家設關通天下凡十二處皆相隔三四百里然後有一  
關所以明禁網疏濶不欲多爲之制以妨商旅也又定  
例船不抵關貨不抽稅料亦如之自有攢典之設而各  
踞口隘橫行村落處處皆關則處處有稅與料矣順治  
十八年臺臣鄭爲光具疏極陳攢典之害奉

旨裁革然攢典之名去而攢典之實猶存監督諸臣借查稅名  
色私用家人及書役散布各方重抽稅料夫果在通江  
濱海之處扼守隘口猶可也已非

朝廷務存寬大不尚煩苛之意況近數十里間又無旁港  
支河而可多設私人以滋擾害乎卽如揚有揚關淮有  
淮關其中一線漕隄有何滲漏而於邵伯一鎮必又加



真修縣志 卷之二十三  
三  
攔阻夫邵伯乃商賈卸載之地自南而北者揚關稅之  
自北而南者淮關稅之已稅之貨已稅之船則可聽其  
所之矣而所以攔阻者將禁其不入內地乎將令其騰  
聚一隅而不散而之州縣乎無非畱難措索重重剝徵  
是咫尺不百里之關而再稅也近聞許墅關於無錫地  
方亦私立老人關置設水柵攔截河干又用兩櫓快船  
遍歷鄉村晝夜巡邏遇物索詐稍不遂意捏指漏稅報  
官其他暗間所不及者何可殫述商賈舉足罹網移步  
觸禁莫施徵貴徵賤之智徒厯左顧右顧之憂風雨停  
楫而傷心衣囊質錢以輸稅此苦於關外之關也何謂  
稅外之稅

國家立關有稅貨之關有抽料之關大小各有定制輕重  
悉載成書順治二年奉

旨凡民間米麥稅課概行禁革今則農船小艇一米一豆莫不  
徵稅甚至鄉民驢背肩挑不免悉索又有貨本無多而  
所稅之數反過其本數倍至願棄其貨以逃而不可得  
此甚可憫也若船料各關不同如揚州關滿料不過二  
兩六錢七分許墅關滿料不過十兩五錢今正數一倍  
納至四五倍而於正數之外又名曰加倉一倉至十倉  
聽其增益莫敢誰何夫船料則固有經制矣加倉之說



何自來也且既稅船則不稅貨而又有落地之稅有寄鈔之稅是兼稅與貨而兩稅之此苦於稅外之稅也伏讀康熙十八年十二月

恩詔一款各處關差將不應納稅之物額外橫徵差役四出把守關隘擾害商民者該部嚴行察禁一有發覺從重治罪仰見

聖慮淵微無遐不矚又屢經部議凡濫派小民錢糧差徭俱有處分卽督撫亦會行文申飭不啻再三而積習難破病竇日深若非

天語重申何能諸弊悉革伏乞

撫嚴飭各府州縣及各關監督務使賦外之賦差外之差關外之關稅外之稅概行禁止勒石立碑於通衢縱不能盡繩已往猶可永戒將來庶農民無困弊之憂商旅有貿易之便矣

書狀

與顧榮書

晉華譚

石冰之亂朝廷錄敏微功故加越次之禮授以上將之任庶有韓盧一噬之效而本性凶狡素無識達貪榮干運逆天而動阻兵作威盜據吳會內用凶弟外委軍吏上負朝廷寵授之榮下孤宰輔過禮之惠天道伐惡人



神所不佑雖阻長江命危朝露忠節合圖君子高行屈  
節附逆義士所恥王蠲匹夫志不可屈於期慕義隕首  
燕庭況吳會仁人並受國寵或剖符名郡或列爲近臣  
而便辱身姦人之朝降節逆叛之黨稽顙屈膝不亦羞  
乎昔龔勝絕粒不食莽朝曾連赴海恥爲秦臣君子義  
行同符千載遙度雅量豈獨是安昔吳之武烈稱美一  
代雖奮奇宛葉亦受折襄陽討逆雄氣志存中夏臨江  
發怒命訖丹徒賴先生承運雄謀天挺尚內倚慈母仁  
明之教外仗子布廷爭之忠又有諸葛顧步張朱陸全  
之族故能鞭笞百越稱制南州然兵家之興不出三世  
運未盈百歸命入臣今以陳敏倉部令史七弟順冗六  
品下才欲躡桓王之高蹤蹈大皇之絕軌遠度諸賢猶  
當未許也諸君垂頭不能建翟義之謀而顧生俛眉已  
受羈絆之辱皇輿東軒行卽紫館百寮垂纓雲翔鳳闕  
廟勝之謀潛運帷幄然後發荊州武旅順流東下徐州  
銳鋒南據堂邑征東勁卒耀武歷陽飛橋越橫江之津  
泛舟涉瓜步之渚威震丹陽擒寇建鄴而諸賢何顏見  
中州之士邪小寇隔津音符道濶引領南望情存舊懷  
忠義之人何世蔑有夫危而不能安亾而不能存將何  
貴乎永長宿德情所素重彥先垂髮分著金石公曹早



交恩紀特隆合伯義聲親好密結上欲與諸賢效翼紫宸建功帝籍如其不爾亦可泛舟河渭擊節清歌何爲辱身小寇之手以踏逆亂之禍乎昔爲同志今已殊域往爲一體今成異身瞻江長歎非子誰思願圖良策以存嘉謀也

揚州上呂相書

宋蘇軾

軾再拜伏蒙手書見謂勇於爲義不當在外獎飾過分悚息之至軾竊謂士在用不用不在內外也自揣所宜在外不惟身安耳靜至於束吏養民亦粗似所便又不自量每有所建請蒙相公主張施行使軾常在外爲朝廷採摭四方利病而相公擇其可行者行之豈非學道者平生之至願也哉頃者所論積欠蒙示俞已有定議此殆一洗天下瘡痍也近復建言綱運折欠利害乞申明編敕嚴賜約束行下而罷真揚楚泗轉般倉斗子倉法必已聞覽此事若行不過歲失淮南商稅萬緡而數年之後所得必卻過之但綱梢飽暖餽運辦集必無三十萬石之欠而能使六路運卒保完背頰使臣人員千百人保完身計此豈小事乎其餘綱運弊害小小枝葉亦不住講求續上其事又軾自入淮南界聞二三年來諸郡稅務刻急日甚行路咨怨商賈幾於不行有稅物



者既無脫遺其無稅物及雖有不多者皆不與點檢但多喝稅錢商旅不肯認納則苛留十日半月人船既眾費用坐竭則所喝唯命州郡轉運司皆力主此輩無所告訴竊聞東南物貨全不通行京師坐致枯涸若不及相公在位解救此患恐遂滋長至於不可救矣祇如揚州稅額已增不虧而數小吏爲虐不已原其情蓋爲有條許酒稅監官分請增剝賞錢此元豐中一小人建議羞汚士風莫此爲甚如酒務行此法雖士人所恥猶無大害若稅務行之則既增之外刻剝不已行路被其虐矣軾旦夕欲上此奏乞罷之亦望相公留意軾已買田陽羨歸計已成紛紛多言深可憫笑便貪及相公在位求治繩墨之外故時效區區庶小有益於世耳不宣

上王左丞書

宋 鄒浩

伏聞左丞由建康移鎮維揚客有知浩詳愛浩至者前揖而賀曰子之父前此二十年爲池州貴池縣主簿今左丞王公方抑首於其州之掾曹分明好也視同僚爲特厚子今乃獲指令於公之節鉞下公將善必子稱罪必子宥庇子不淺矣浩竊應之曰客雖不浩賀浩固已自賀若不勝者但非客之所謂也夫揚爲東南一都會類宮萃四方之學者旦暮講習紛如他州所設師儒悉



重刊... 卷之六十三  
皆命自朝廷朝廷非不倦也刺史更加意焉霽威俛首  
接之而厚其儀養之而厚其財以風動一方之俗使勇  
發而爲善父誠其子兄詔其弟婦勉其夫長帥其幼朋  
友相切偲而不怠以承嘉惠以稱盛德賢能成器惟恐  
不先冥頑悛惡惟恐居後則民之化之或觀或感浸尋  
乎仁義廉恥之風而黃堂日以無事矣記曰化民成俗  
其必由學此之謂也揚之建學爲日固久刺史加意於  
此者遠則惟魏國韓公嘗增其田疇近則惟秀國陳公  
嘗新棟宇其鉅公名卿由廊廟侍從之貴擁節鉞而鎮  
是邦相踵也或以此爲不亟之務而莫之誰何或有其  
意而車未停驂坐未暖席遽被命去而不得爲是以職  
數十年間無與陳韓二公並者况欲紹復魯僖蜀文之  
盛乎是可爲太息也浩聞王公之賢小之剖符守一州  
而一州享其利大之輔佐理四海而四海受其賜談士  
頌之文士紀之志士畏慕而法之今其來也必舉化民  
成俗之言紹復魯僖蜀文之盛不俾韓陳二公擅美譽  
於無窮浩之自賀實在於此非客之所謂也客曰然僕  
固失之于亦未爲得也子不聞王公之爲人乎處艱劇  
如簡易臨倉皇如平日才至大也事無纖而不該理無  
幽而不燭識至明也彼方戢舌而獨抗其議彼方縮手



而獨致其身氣至剛也與六合而爭衡納萬物而猶裕  
量至廣也爲小官時已如此矣譬松柏纔拱把而磔矧  
節操已有高聳千尋大合百圍之勢識者率以宰輔目  
焉至其尹上京而登政府也辨匿姓之書而全百千之  
命於危疑之際止徙墓之請而安億萬之魂於冥漠之  
間以至寬市易之通措曲獄之刑下膏澤於旱暵可憂  
之時排姦邪於根本難拔之地其他蓋不可以悉數是  
其才識氣量能使普天之下無一夫不獲者明效已匪  
朝伊夕入秉鴻鈞弼亮聖主道隆時雍其又將不止於  
是豈區區於一類宮哉况督府千里之內官吏待之而  
裕其職業農夫待之而裕其耕耨百工踴創商旅待之  
而裕其阜通非特類宮之士願深而望切焉子之所言  
何異楚人亡弓楚人得之猶有楚國之限者也浩竊復  
曰客前之所賀浩者出於私情故專在一身而遺類宮  
後之所以闢浩者歸於公議故博及天下而略類宮浩  
雖鄙人亦粗曉於斯二者獨以類宮爲言則庶幾所謂  
思不可出其位之意也孟子謂公孫丑曰子誠齊人也  
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浩承乏於揚之類宮者也不知類宮  
而已矣不亦可乎客旣退浩因記其言今綴書以叩將  
命者恭惟知府左丞資政矜其愚而恕其罪不獨浩之



重刊揚州府志 卷之二十三  
幸也一方多士之幸也浩屬於職賤拘文不敢越境外  
謹遣諸生持書前迎台旆于旨鈞嚴浩無任背汗肌粟  
之至

案道鄉教授揚州舊志列入宦蹟而紀載多失實宋史本傳又不詳錄此以備攷

申安撫司乞兵馬糧食狀

宋岳飛

武功大夫昌州防禦使通泰州鎮撫使兼知泰州岳飛  
狀申飛昨奉聖旨指揮差充前件差遣於八月十五日  
還至常州宜興縣於十八日起發前來祇赴新任二十  
二日至江陰軍歇泊據探報余人見圍楚州飛遂逐急  
權差統制王貴管押兵馬等船濟渡切慮遲滯有失事  
機不免躬親先入泰州於二十六日夜二更到泰州城

外承准八月十九日指揮令飛與趙鎮撫立犄角飛遂

措置調發兵夫糧食并不住差人勾喚王貴等軍馬實  
緣舟船數少今月初九日方盡到泰州飛已差張憲權  
行守城見今大軍屯駐三墩與金人大若不遠惟是新  
復建康之後所有士馬瘡痍尚新羸弊方甚兼自到任  
未及一旬芻菱糗糧一一窘乏本未能即從王事重以  
承楚之急甚於倒垂不可以頃刻安居理宜前進欲望  
鈞慈捐一二千之眾假十餘日之糧令飛得激厲士卒  
徑赴賊壘解二州之圍掃犬羊之迹下以禪相公之盛  
烈上以寬主上之深憂不勝幸甚謹具申安撫相公使



司伏候指揮

申司進兵狀

宋岳飛

武功大夫昌州防禦使通泰州鎮撫使兼知泰州岳飛狀申竊念飛以行伍賤隸辱知朝廷蒙被厚恩殞歿難報每以爲國家之難雖非所命猶當戮力矧承楚之事危迫如許累准朝廷指揮催督此正飛等捐身徇義之秋切緣王鎮撫林郭鎮撫仲威等並不見差撥軍馬來使司王統制雖聞已起發卽日尚未知屯駐去處使飛孤軍委實難以支吾今月十二日准本州遞到今月六日指揮飛除已遵稟外契勘金人盤泊日久連破諸

鎮王鎮撫郭鎮撫等各劍兵自保其志已驕目卽承楚

一帶民戶逃死別無擄掠易於攻卻據探報虜人急攻楚州切恐萬一疏虞於淮南諸鎮利害不細飛已於今月十五日具申使司去訖飛一面起發前往承州以來措置勦殺外伏乞鈞慈特捐一二千之眾別差統制官一員前來犄角庶立大功不致上誤國事謹具申安撫相公使司伏候指揮

亟陳水利要害議

國朝王永吉

江都泰州高郵興化山陽寶應六州縣之水雖以廟灣爲尾閭而紆回盤曲轉折六百餘里方能入海若直走



直泄不勞工作不費金錢惟有急開姜家壩爲至便耳  
此堰在鹽城縣西北離城二十餘里舊有海口自岡門  
鎮十八里至登瀛橋從天妃廟下新洋港入於海原係  
泄水故道祇因近堰居民恐水泄田高費力車運逐年  
填塞遂至滴水不通六邑腴田盡沈水底土民受此大  
害無不搶地呼天控訴求救而隔府異屬痛癢不關利  
害無人主持議論遂同築舍矣吉前條議重浚射陽反  
欲爲其至費至難而不敢議及於姜家堰者固有見於  
鹽人偏拗難於理論情通亦曰射陽一路苟可疏濬鹽  
重勞費必不忍開粵於鄰封耳今時已仲冬當霜枯水  
涸之候而射陽上下積水漲漫近湖數百里內之田全  
未退出卽欲挑浚實無從下手夫繇喻口以至廟灣由  
廟灣以至海口現在湍急流通而射陽之宿水不退深  
冬如此夏秋可知然則欲徹盡六州縣屯聚之水囤以  
便耕耘非開姜家堰不可也據鹽人一偏之說必謂此  
堰一開則近海四十里田地恐以亢旱失收殊不知山  
東北直等處千里沃壤不通溝洫何以歲歲有秋況堰  
開則鹽之上四十里慮其燥乾堰不開則鹽之下四十  
里不苦其泛漲乎卽就本縣之中上下高低亦非通論  
何可以一邑一隅之私心而害六州縣億萬人性命哉



伏望急委廉明道府親履姜家堰地方躬行相度是否  
六邑下流是否行水故道是否不費工力是否無害鹽  
民一面會疏奏聞一面估計疏鑿若堰開之後雖能盡  
泄六邑之水而於鹽城果有大害徐議堵塞正亦未晚  
但恐鹽人慣計動則糾眾抗阻攘臂沟沟迫勘官以不  
得不從之勢則一番會勘僅取一紙空文仍是道旁之  
築耳祖臺雷霆在握日月無私彼倡首蔑法之徒恐亦  
無所逃罪矣

序記

淮南節度行軍司馬廳壁記

唐李翰

司馬蓋武之官號周官大司馬掌王之六軍將皆命卿

諸侯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將亦命卿軍有司  
馬見於古矣周衰惟晉秉禮尊王屢因大蒐以正三軍  
鄆陵之役韓厥爲司馬雞澤之會魏絳爲司馬絳將新  
軍張老代之蓋今之行軍司馬出於周制矣秦罷侯鏖  
天下之兵列郡不復有軍司馬繇此廢矣漢制將軍不  
常置四夷背誕則命將征之趙充國以司馬從貳師班  
超以軍司馬從竇固討匈奴皆其職也自魏至周南北  
分王建置不同時方戰爭眾軍恒設凡將軍仗節鎮仍  
開府者以將軍開府居刺史者皆有其官隨將廢置隋



開皇混一天下省罷眾軍司馬之官不專武軍廢爲州  
吏員矣國家修唐虞大國之化庭周漢不賓之俗邊雖  
有防亦不久設將出於內謂之使佐其職者謂之行軍  
司馬行軍司馬之職弼戎政掌武事居常習蒐狩之禮  
有役申戰陳之法凡軍攻戰之備列於器械者辨其賢  
才凡軍財食之用頒於卒乘者均其賜予合其軍書契  
之要比其軍符籍之伍賞罰得議號令得聞三軍以其  
聲氣行之職主武蓋文職也舊制朱衣銅印墨綬開元  
故事多選臺郎爲之淮南節度行軍司馬尚書戶部郎  
中兼侍御史王公以經邦緯俗之才佐淮夷方面之寄  
敦詩書閱禮之本當節用大賢之舉政協乎邦要慮通  
乎事微奉中權之旗鼓戒羣帥之饒錫師律旣和軍容  
至肅淮南之府有功王室身佩侯印將門良家藩國貴  
重以禮綏之則恭淮南之眾有吳楚銳士趙韓勁卒奇  
才劍客猿臂虬鬚以恩撫之則順淮南之地提封千里  
徵令百役稅以足食賦以足兵以寬征之則安淮南之  
衝南走閩越北通幽朔關梁不閉朝聘相望以歡交之  
則同自韋公統戎旅暨王公翼戎行威加於大則將不  
驕惠及於細則兵不惰減役輕斂則人不恫待賓省禮  
則境不危堂堂然混一體以爲力雄雄然鼓衆心以爲



氣封疆之外隱於敵國封疆之內不知有軍古人懸權  
於上而下自定置器於平而物自安者用是也茲所謂  
銷患於未形制危於未萌伐謀之功大於積甲山齊致  
心之術強於虎賁百物彼善師不陳未戰先勝卻兵於  
談笑之際折衝於樽俎之間今古一時也夫舉善而行  
其教大則四海服小則邦國寧舜舉皋陶蠻狄率職帝  
王之事也秦任百里奚巴戎致貢諸侯之舉也國僑爲  
政乃子皮之功晉侯勤王信魏絳之力任賢用善合契  
同德盛府有焉翰獲庇於有禮之俗遂安於無虞之地  
書績示後豈特命乎揚州本大都督府親王屬中長史  
理人有府號而無兵甲至德初安史難作始以長史爲  
節度而有行軍司馬古者敬其事則命以始乃自初置  
列敘之於壁云

揚州廳壁題名記

宋韓琦

揚九州之一地總淮海扼制吳會前代建府之重東南  
爲冠故有唐藩鎮之盛惟揚益二州號天下繁侈其後  
高駢失政致師鐸之變孫儒楊行密之徒以盜攻盜更  
相據奪郢邑殘燼遂爲戰衝本朝自李重進平必擇文  
武材臣以領州事民安惠養日以完復慶厯五年春三  
月某得罷樞筦忝被茲任視事之隙因念前之爲政者



尚闕傳載非以謹官守而重朝寄也於是參考圖籍次以年月刻石於廳事之壁以示永久後之來者閱其官氏推訪治迹則善惡皆有所徵云

陳成肅公畫像記

宋 孔仲武

元豐三年春揚州新學成而成肅公薨州人以幣如吳使畫者何充圖公之像設於經史閣朔望行禮如先師云公姓陳氏世家建陽少孤徒步數千里卽其母黨甄氏兼晝夜讀書居之數年學大成名聞當世遂登進士科自御史諫官爲侍從歷宰相樞密使公智識精明而厚重沈默朝廷有大議論相顧不決公氣貌安閑不見

畔岸徐一言以折之衆則大服曰陳公之言是也天下

方倚以修太平會公以疾辭佐遂鎮淮南作所謂新學者自始役至罷公數行視間以宴飲勞諸生學旣成公請於朝頒國子監書以訓學者公之所裨良厚矣則學者事公雖久其可忘乎俾進退升降於其前者視公之貌而知其平生進退將有以警於己是宜以其閱深博厚爲治心修身之道以其聰明雋爽爲立事應物之方以其忠於君孝於親惠於民爲居家立朝臨官之節則公雖去矣而澤施於人者常在也至於位尊祿厚寵榮天下在公爲宜有而得之不得則天也若曰彼得爲將



相而我則未焉我之恥也此不為知公者於是揚之官屬相與屬余為文以記之系之以詩曰惟公之德爵隆位極勢則有止不遷惟德古之豪傑為來者師惟公之容孰不公思思其所為以立於已公澤之長配此淮水

淮東安撫司翰辦公事題名記

宋方岳

余教授滁學之明年今端明趙公以書幣聘之佐帥事辭不獲則考前人之嘗為此者而石燬於兵老吏無傳焉蓋自洪內相咨夔而下僅僅得若干人余既為屋三楹於廳事西乃刻而龕之壁而記之曰惟揚古都會帥嘗選用重臣辟士公車豈但取陳琳檄魯仲連書于公異露布以望一府而已軍旅之事吾夫子以為未之學而今畫諾藩岳者有軍事焉可不謹歟夫氣餒者不足以直是非識汚者不足以明利害欲牽者不足以斷可否器拘者不足以寄安危蓋必如董生相江都王時乃可耳夫然故官卑而望則尊職輕而責則重列其名氏必有指之者曰某也直某也諛某也曲某也正而又可不謹歟

高郵公田記

明秦金

田以公名古也而今不然公田之名立而有司之賢概可徵矣高郵揚州之屬郡也地當南北之衝供設素煩



重比歲水旱相仍徵輸後時官廩告乏祿俸無所於賴  
主者惟取辦倉卒苟且塞責可慨也已正德辛巳春南  
陽謝侯在適莅茲土曰官養廉士卒業惟廩是資今若  
此非政也於是究宿逋括餘稅得錢凡若干縉請諸上  
司市民腴田凡若干畝召佃耕之分得穀凡若干石是  
歲所入盡補前廩之缺尚有羨焉侯乃嘆曰政貴有恒  
法貴圖終浙舉也其思所以垂諸永久俾勿壞乎會予  
遷南漕道孟城聞而賢之遂以記請嗚呼自夫井田廢  
阡陌開而先王分田制祿之法蕩然矣我朝法古爲治  
賦民養賢厥有等差而官廩不足恒十之三四有如侯

之權宜經制準今而復古者豈易見哉大抵才不足以  
濟時識不足以見事德不足以愛人未嘗不以官居爲  
傳舍視民瘼爲贅疣凡厥楮稅錢糧以之入囊橐充苞  
苴飾廚傳者蓋或不少安望其能置公田濟眾以垂之  
永久哉是則才也識也德也侯實兼而有之其他善政  
大率可觀詩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侯其以之又曰不  
愆不忘率由舊章盍舉以詔來裔其田之坐落頃畝并  
新墾東門田所入米穀數則備書於碑陰侯起家鄉貢  
進士由太原府判遷今職厥考惺庵先生鄉薦貴陽任  
無錫訓導陞國學助教終唐藩長史世德家學蓋有所



自云

兩淮鹽司三門記

明李銳

兩淮鹽司自唐以來代有之司治設於揚州東關南陬或曰揚城昔廣司建厥中後改作而隔諸外或曰鹽場有高下派場因部檄後先無容心焉先年齎部檄至者雖夜亦必叩關而投司設城表以便商也二者俱未可知正德庚辰仲冬予承乏來官是司視篆之餘徧歷司治而觀焉喟然歎曰天下之廣百司庶府無慮幾千百凡有廩帑囹圄之寄者靡不環諸城內以備不虞鹽司尤錢糧淵藪乃反是是猶珠玉委於道傍可乎哉幸越辛巳壬午兩歲時和年豐民皆安堵無他虞嘉靖癸未齊魯吳楚赤地數千里而淮揚兼以澇餓孳盈途人相食漠不爲異予因思曰斯時斯地可高枕肆志乎顧司外通衢東南北皆有隙地可作門以爲保障乃命工會料規畫周悉其實請於巡撫長垣胡公巡按太原劉公巡鹽石州張公皆許可於是構甃瓦木植聚羣匠而作之值取囚楮之金力役居官舍之民門甃以甃上覆以樓深廣各丈有三高倍之樓櫓相望宛若小城狀經始於仲冬丁未落成於臘之庚子適有客過予相與登樓而眺客曰偉哉此舉真百年良圖詩謂未雨徹桑易謂



設險以守其無愧哉然物必有名子名是門維何子以  
東南北名客曰此庸儒常談非所以表章也請名南曰  
迎薰北曰拱極東曰賓陽予問其旨客曰昔者舜彈五  
絃琴歌南風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子  
能礪爾操存平爾政事商而寬之竈而撫之海隅市廛  
無愁歎聲茲非迎薰之謂乎語曰譬如北辰居其所而  
眾星拱之子能殫爾心力夙夜匪懈以事一人所謂處  
江湖之遠則憂其君茲非拱極之謂乎傳曰日者眾陽  
之宗人君之象子居是官也凡渙汗之頒布天語之丁  
寧洞洞屬屬奉行惟謹所謂天威不遠顏咫尺者茲非

賓陽之謂乎是非特名門亦所以勸吾子也子能顧名  
思義身體而力行之後之繼子者接目警心奮發不忘  
鹽政其庶乎予揖而謝曰命之矣遂與舉觴酣飲而罷  
因書以爲記

案新城未築以前先建  
三門故錄此以備攷證

### 平賦錄後序

明 李春芳

興化平賦錄成李子竊覽之乃喟然曰秩哉其經遠之  
猷乎昔者聖人作則動爲典常民咸用之若可以已也  
然必示之藝極垂之謨訓者何哉凡以及遠而已況賦  
者國之計也輕重分而利害繫焉利害感而人心蔽焉  
奸宄變幻弊端沓起可弗慎與此三壤九賦禹貢周官



所由致詳也然則斯錄者其亦禹貢周官之遺意乎是故錄先地圖焉疆域正矣倬然孰得而紊諸次疏草焉明王命也命而更之斯定制矣懇懇乎亦民之隱也次憲章焉昭厥度也干紀者其知所懾乎次南北二界圖焉麗之移文錯之歌怨而厥蹟覈矣於人心能無惻乎次賦額焉而後重輕多寡弗可磨也茲其經遠之猷乎雖然更法善治莫要於服民心也弗服其心匪以更法適以導爭匪以善治適以長弊雖撻而使之一朝從焉不可得矣而況於遠乎是役也侍御覺山洪公主之虛巖傳侯實成之興利剔弊斯固不世之功也吾民其永賴之矣或曰賦平矣錯則勿之有改也且厥產源而貢則厚厥民鮮而役則繁民之銜恤尚種種爾也又將焉賴乎嗟乎天運之來有幾焉否終則傾剝窮而復其所由來者漸矣嗣是以往寧復無慮深求瘼如二公者哉吾固於茲焉卜其幾也

義葬園記

明宗周

嘉靖戊戌侍御楊公奉命按揚時水旱相仍流離殍殮相望公行部見藁骨蔽野心甚惻惻乃檄各屬於境郭外隙處用罰鍰置義葬園咸收葬之仍給工值斯卽我聖祖設厲壇意也吾邑地鄰海恒水貧民往往斃於溝



壑緣隄爲隴一遇歲歉橫屍枕藉何辜斯民臻斯極也  
河南裕州馬侯新任予邑愛惜元元移檄適至卽詣北  
郭軍舍左得隙地東西二十五丈五尺南北二十一丈  
五尺圍牆置門豎石以志且與

甚邇不特道路死

者得所而歲時厲祭旅魂相依來享可不爲厲矣昔周  
文王葬枯骨謂寡人固其主也我聖祖厲壇之設其符  
文王之心於千古乎聖王之政生者養死者藏死生人  
鬼同一視耳公之政下及枯骨其於生者可知推之庶  
政凡以奠安斯民者又可知矣公知扶風入內臺以天  
下爲己任諫君有疏勸民有歌禁不育女祀先睦族有  
可錄者奚止立立義葬園一事哉周不特備矣如記此以

候太史收錄公名瞻字子叔蒲州世家今爲名御史云

汪氏捐立學田碑

國朝 戴 震

揚州府暨江都甘泉二縣先師廟三地相望也歛之汪  
氏用鹽鹽起業於斯地也久

今上初

曰應庚者捐餼四萬七千修治新之越三載復捐田千  
四百畝入租粟以爲歲葺費俾無墮前功儲三年之通  
資財贏饒三館之士就布政司選也出以佐其所不給  
如是廿年矣其孫立德秉德欲久久行之勿壞念一家  
私任其勤非遠計請以田分隸三學董之予旣嘉汪氏



之爲善祖若孫相繩有終而因歎夫後此而終之實難也事無大小亘古今無豫爲杜弊之法其所恃以弊無自開者蓋有故凡事之經紀於官府恒不若各自經紀之責專而爲利實然不可已旣歸之官府矣居官者誠能惻然有所恤至於久久猶以新意持之雖侵漁之吏饒墨之夫千百圍視御之如發蒙振落咸無所肆其侮巧或不然則以侵漁饒墨之肩比踵接而臨御其上目居官爲遽舍不專任責及夫旣墮乃復起廢耨根使實利之日侵月削以幾於亾者整之還其舊雖致力百倍於始事者且無濟也此吾所以謂終之實難者也因汪氏之請予言爲永終其譽是圖予遂假以道吾之感以明惻然有所恤之意告莅事之君子

賦銘雜體

揚州蓮花漏銘

宋韓琦

慶厯六年五月日揚州新作漏刻成知軍州事資政殿學士右諫議大夫韓某乃爲銘曰

天運雖大信則不渝智者善作器乃冥符以漏考辰始乎渴烏以箭定刻發乎金徒覆視晷影弗差毫銖節候旣正鼓鐘以孚晝訪爾治夜安爾居政則不怠監哉挈壺



揚州集序

宋 秦 觀

揚州集者大夫鮮于公領州事之二年始命教授馬君希孟采諸家之集而次之又搜訪於境內簡編碑板亾缺之餘凡得古律詩洎箴賦合二百二篇勒爲三卷號揚州集云按禹貢曰淮海惟揚州彭蠡既豬三江既入震澤底定而周禮職方氏亦稱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其澤藪曰具區江曰三江浸曰五湖則三代以前所謂揚州者西北劇淮東南距海江湖之間盡其地自漢已來旣置刺史於是稱揚州者往往指其刺史所治而已蓋西漢刺史無常治東漢治歷陽或徙壽春又徙曲阿魏亦治壽春或徙合肥吳治建業西晉後魏後周皆因魏東晉宋齊梁陳皆因吳惟宋嘗以建業爲王畿而東揚州爲揚州東揚州者會稽也隋以後皆治廣陵繇是言之凡稱揚州者東漢指歷陽或壽春或曲阿中原自魏至周指壽春或合肥江左自吳至陳指建業或會稽隋唐五代乃指廣陵廣陵在二漢時嘗爲吳國江都國廣陵郡宋爲南兗州北齊爲東廣州後周爲吳州唐初亦爲邗州其爲揚州自隋始也繇是言之凡稱吳國江都廣陵南兗東廣吳州邗州者皆今之揚州也此集之作自魏文帝詩已下在當時雖非揚州而實今之



廣陵者皆取之其非廣陵而當時爲揚州者皆不復取  
至揚子雲箴本約禹貢爲辭則廣陵自在其中固不得  
而不錄也旣成公又屬觀推表廢興遷徙之蹟而究其  
端使夫覽之者有攷焉

揚州賦

宋王觀

揚州古都會也枕江臂淮與益部號爲天下繁  
盛故古以來節鎮首稱揚益焉今夫廢興之蹟  
與夫風土人物貢賦井邑之纖悉詳見於  
傳記可得而攷因撫類次第而賦之辭曰

天鬻先生溺意藝文綿日窮年柅蹀躞之短步鬱遐情  
而不宣悵江淮之去來閒走陸而航川徒跋跋而奚補  
寄赧色於頽顏睇故國之荒蕪尚氣象之噴岬思抽毫  
而弔歎傷日月之徂遷環中文人推手而前日子非無

文何爲嗇辭華於一言先生答曰去來於茲十歷春秋  
或行役之不遑或疹疾之相嬰有所不暇丈人日子今  
請邑此邦古今之廢興人物之賢愚封域之遐邇土風  
之纖微貢賦之所出心詳目熟益已周矣請子賦之吾  
將觀焉先生因驅撥冗猥滌慮操觚放肆厥辭嗚呼歔  
歔策駟驢以出遊兮款近郊而驚春芳華冉冉以摧謝  
兮俄汎然而點塵稅倦鞅於危岡兮俯樓欄而棲神哀  
衰殘之戟日兮發古意之酸辛搜傳記之浩穰兮契口  
耳之傳聞稽質乎地誌兮參諗乎乾文牽牛婺女流爲



揚州南攝乎鉅海之滸北壓乎長淮之流包有吳越首  
建楚周保章辨之以星土之數職方分之以畜產之由  
茲惟陶唐置牧十二揚居其中世濟以治夏因商襲九  
州以異惟周封建各正其地季末解紐侯國爭利犬羊  
用人孰作藩衛嬴秦咄嗟奄有神器煨燼墳籍變亂古  
制罷侯爲守郡縣始置昧形勢之孤弱薄恩親於子弟  
下更晉漢南北分裂隋繼以興陳室復滅天下始一冠  
屨有別易州而郡法制未絕增置太守統以司隸有唐  
開府刺史分莅此牧守郡國先後變更而相異也環中  
丈人復曰茲述其槩請道其詳先生曰然執筆而前惟

揚之先在謂屬吳魯哀之年城茲刊溝遠通江淮見於

春秋後越滅吳角爲寇讐強楚東侵廣地自謀抵於泗  
上雄視諸侯楚復奄滅是爲廣陵顧始皇之蜂豺覽天  
下而并吞略長世之遠謀出須臾之經營郡始屬於九  
江本立異於虛名偉項籍之姦雄置秦鹿兮相兵王英  
布而開國俄劉邦之勃興革前人之故號易淮南之新  
稱或江都之更創或廣陵兮相仍首皇子之啟封復沛  
侯之繼承彼得失之奚計間叛逆之爲朋弔漢公之遼  
巡亦異號於江平踵三國之紛紜作重鎮於魏邦疆幹  
弱枝倚賢進良逮文帝之黃初幸故城兮臨江奮山川



之戎旅蒼煙靄之麾幢志南渡兮已必卒冰舟兮莫航  
目波濤兮稽天奪神明兮嘆傷實皇天之限隔豈人力  
之能障浪賦詩於鞍馬因縱美於湯湯曰魏與吳名號  
相因統縣有八屬徐而紛繁晉末之驅馳控三齊之要  
津逮宋有邗州鎮是隆擇刺史以惟人俾撫柔於土風  
講盛事於嚴秋之月觀巨濤於海陵之東俯江湄之壯  
濶瞰京口之穹崇歷齊梁陳之累朝卒更革離合之不  
同一陳留而分郡一東廣而啟封復吳州而異稱示屏  
衛於其中隋總管以名府顧舊名而是從眷煬帝之纂  
圖詔修飾於離宮會殿脚兮揮楫揚錦帆兮翳空決東  
幸而建都引千艘兮戲龍參忠臣而杜口捐寡婦以從  
戎獻無尾之羔兮絕繼作遭春之語兮凶終鵠集黼帳  
血腥劍鋒徹牀簀以空藏痛精誠之奚依指雷塘之漫  
漫仰楓林之巍巍本馳情於一快反植禍於當時救陳  
稜兮留鎮擁大軍兮北歸眷天意之昌唐卒虬髯之見  
幾叱咤暗鳴作興帝基承江淮之歸命更南克以臨之  
外增置於行臺內維持於本枝武德而還寓縣緝熙或  
邢或揚陞號都督貞觀之間十道分牧景雲開元增廢  
遄速采訪處置道路擊轂綿延永泰之末建新節度之  
目敕親王而領使慶皇宗之敦睦副以長史權任戒獨



重刊揚州府志 卷之六十三 藝文二  
跨豪華於天下騁十里兮雲屋此州之因革名號之大  
較也擾擾後先興亾可錄吳王濞之不臣非子建之就  
戮淮南安之自殺而始惡彗星厲王長之憂死而民歌  
春粟非貪地以害公卒三分而承續紀陟之譬護寒也  
知險要之必爭諸葛之誅樂琳也表誣辭而自贖文欽  
之叛也因曲赦以示恩曹丕之走也駭疑城之在目沈  
慶之設強弩於高臺兮謹守備禦吳孫權置烽火於孤  
山兮驗夫神速蔣濟諷三州之論袁術哀馮氏之辱李  
子通之暫據杜伏威之驅逐彼公祐之何知運螳臂以  
相觸力未加而已喘息未伸而已促委雉堞於荆榛痛  
黔黎之魚肉徐敬業之傳檄兮武后臨朝而嗷歎田神  
功之提兵兮劉展就擒而顛覆陰奏伯和之罪兮少游  
之凶狡外匱南方之力兮李錡之貪黷唐控失御昭皇  
蒙塵屬朱梁之侮國復黃巢之不臣沸淮海之狂波漲  
寰宇之妖氛迨吳僭王楊氏始振行密亟亾渥溥稱尊  
兵弱地狹器卑識昏亦猶指尾閭而瀦去水卽虎穴而  
寄蒸豚未有不亾者也夫然迭守迭攻代亾代存方東  
都之啟國倏大齊之自君始焉懼神謀之或泄默然畫  
鑪灰而誑人咄嗟高駢跳吠狺狺叱海嶽以倒立噓風  
雲兮晝昏忽埋金之行厭終故氈兮裹身呂用之之狂



妖畢師鐸之并吞孫儒厲言於庸賊秦彥伏劍於轅門  
時雨降矣雖灌溉兮何益太陽昇矣顧小星兮徒云顯  
德興周淮南克復撲燎原之凶燄起摧風之腐木赫赫  
然我太祖之興也不取一毫不折一鏃何重進之跳梁  
逆神鋒而自劬按九天之成法斷巨鼇之左足捧祥日  
以出海乘鳴雞而御籙民適父母天薦福祿冠帶百蠻  
兮蠢然集慕羶之眾蟻玉帛萬國兮浩然收朝宗之百  
谷士歸民耕野無鬼哭括有幅員悉吾臣僕銷藩鎮之  
僭謀亶皇明而外燭敕示守臣語吾約束掃戰爭之故  
地變歌謠之善俗此州之聖愚興亾之明戒也長岡嶷  
嶷西馳東走凜劍外之危勢吞淮天之遠岫帶楚水之  
縈盤瞰吳林之怪秀巨魚乘波偃然出壑長虵吸煙翹  
然引首高焉上摘於星辰廣焉環迷於宇宙四帳無所  
兮失迷藏之樓萬點猶明兮餘放螢之圃乏擊毬之壯  
女悲喪馬之龍殿帝子去久兮空文選之樓雨蘚朝生  
兮侵蜀泉之發風飄飄兮引竹西之歌吹雨纖纖兮發  
貢芽之香茂塔棲靈兮軋空池九曲兮分溜杜子美思  
東流而乘興朱長文目西山而懷舊風亭月觀琴室吹  
臺屹萬歲之雕華對鍾山之崔嵬待玉鈎之初月銷丹  
楹之大雷走十宮之狐狸鞠三陵之草萊魏水軍兮穿



重刊揚州府志 卷之六十三  
巨池而分浦隋黼戲兮揭羽葆而橫街僊白尚存兮混  
草莽之墟胥骸未朽兮感金玉之精植檜荒謝公之宅  
掬淚傳秋浦之情筮山火以疑寺名之妖祥驚夢寐以  
登峻臺之崢嶸望輿浦兮表瑞始乎范邈峙危城兮興  
築本乎張嬰孫郎作徐塘而淹北道齊高分巨水而遏  
艾陵此州之城邑山川樓觀之所在也所以庾闡縱麗  
言於禦寇鮑照攄雅思於蕪城因獻賦以賜錢兮酬王  
正之才聞宮聲而疑變兮見令言之明客謝井兮起盧  
仝之意表薦士兮示蕭遙之能張祐著浪遊之蹟杜牧  
悲薄倖之名箴告執籌兮揚子雲之慷慨詩弔故宮兮

李義山之縱橫訪木蘭兮偉王相國之貴鏤金鞍兮  
章孝標之輕子瑱據城而生叛逆之志嵇康鼓琴而識  
禍亂之萌騎鶴誚昔人之妄露筋哀貞女之誠大中紀  
年兮獲官河之聖米韋生避地兮悲水調之遺聲此州  
之古今賢哲之所褒稱而悲歎也揚揚水波人實躁勁  
或土多篠簜之本或地宜楊柳之性厥田惟下天草惟  
盛利焉金錫之爲美民焉男女之爲正馳璧社之湖兮  
夜駭乎明珠之光怪汎楊子之心兮朝出乎寶鑑之精  
瑩袍美蕃客布出鮫人半臂美錦土縠花紋烏節早香  
虵粟連根蒟蒻斤筍蘆芽水芹海榴石楠松藻葵蕪菰



粉白芷松栢葛薑芡觜翻刺蒲劍飛鉉鶉鳴鶴雉狐貉  
兔獐野不利穀畜不宜羊鰕鯉鮪鯢鱠鯉鱠龜鼈鼉  
蜃蜃蛤蝠魴螺蚌蛭蠃獷殼堅剛五都十郡千豪萬商  
趨牀頭之冗會定萬貨之低昂天長甘泉蓮塘石梁積  
冬雪之綏綏乘春霖之浪浪泥水土陷輪摧馬傷張氏  
記明於行殺李巡注釋於輕揚采得寶之歌兮韋堅進  
官於常侍興北埭之役兮謝安獲美於甘棠奇乎哉瓊  
花吐英芍藥矜芳媚靈宇以敷秀覆修亭而舞香其潔  
也御綠雲之玉妃其美也奔素月之僊粧其色也照時  
春之藻景其馨也破真室之罌香友姚黃於西洛奴玉  
蕊於唐昌至於雜樂奇戲歌僮舞倡結葦蕩之春梢艤  
珠簾之密航九橋連居善和名坊楊柳發孫生之句壯  
丹爲李氏之光姓系之出其源章章劉馬鄭盛韓林車  
張戴高槐游茅冷蕭王此風俗物產氏族之所出也兩  
京而降五代以還人物之詳善惡可觀微至於棲巖遁  
谷之士下至於羈臣寡婦之賢董子諫易王之驕志何  
武寬戴聖之微愆吏民刻石頌馬稜而懷德祠祀祈福  
祝張綱而致虔趙苞成三年之政徐璆謝上公之官劉  
馥先一時之備出苦蕘而復壘陳登當東方之事合部  
眾以安邊事大見委兮責溫恢之效以函致問兮尊劉



曩之言政治尤異三府薦臧旻之績鎮撫安靜郭謀言  
滿寵之德張元不逮子綱而雅有高行張遼至自海陵  
而今猶血食笮融利財奉佛而忘督運之急孫景委郡  
東歸而得見幾之力陳瑀懼袁術之集兵周瑜識蔣幹  
之說客陸伯言之先幾而知揚竺之終敗糜子仲之傾  
財而資先主之軍食器中醫茗而老姥不聞於增減帷  
下燕客而桓溫恥崇於雕飾劉頌博識而見稱時人盛  
彥異才而不應召辟華譚好學而取貴乎鄉里惠休復  
姓而晚階乎仕籍開南門而必王兮恭陵胡爲乎反禍  
實根本之所寄兮劉氏於焉而深惜荀伯玉夢稚兒之

語呂僧珍遇相師之識白虹貫城而義慶以之懇還十

年養士而季崇以之破敵老能馳射者傅永之好勇畏  
如神明者蕭景之舉職方隋之時趙才裴矩之從幸其  
止輦抗辭毅然而不佞志一朝兮已決言百車兮孰聽  
指血染鞅兮徒爲乎宮女之畱輿服羽儀兮徒爲乎何  
稠之定李襲譽非特築句城以興利也復聚書而訓子  
王志愔豈惟破凶猾以示信也先保民而爲政參佐不  
用明李鄴之失郡人紀德見姚崇之正倪若水因班公  
而有登僊之慕陸鴻漸對季卿而別中瀦之性南柯駭  
淳于之夢沙隄發李榮之詠臧珍對世宗言卑濕之狀



田頽諫楊氏喻狂猛之心賈崇失律懼元宗而受責馮  
謐削髮遇周師而見擒環中丈人曰子之博聞吾已詳  
知子之憑高睨下或得於古或得於今人之所不能見  
而知者試爲陳之先生怡然布席捐座觴三行而已醺  
徐爲丈人言之引目迢迢邈不知其所極也撫心迴迴  
恨不知其所至也倏隆倏平闕絕頽危勢相睽而不屬  
者此前日之廢城遺堞也斜分直出東西左右而名不  
質其孰謂者此前日之市朝街陌之故處也殘刻斷礎  
燒昏草沒而牛羊牧放之所憑陵而上下者此前王之  
離宮別殿也纍然而峙兀然而空穴狐鼠宅虺蜴及於  
人跡之所不及者此前賢昔帝之壞陵廢塚也前日之  
綺羅鼓吹之坊今日之耘童樵叟之歌場蔬圃也前日  
之官寺法度之所出今日之浴牛飲馬之斷溝荒塹也  
齊綠高陰局分而并列者此菱麻桑柘高下之畦隴也  
似出而沒若來若去非圖繪筆墨之所可形容而盡者  
此荒烟野霧朝暮之氣候也茂林陰陰挂晴日也白鷺  
翩翩戲平池也遠水沄沄艤魚舸也羣山亭亭帶長江  
也疏花綴草天天灼灼訴春情也修篁舞烟曳曳徐徐  
縈客愁也怒蛙沸雨怪禽嘲暮行商去賈千蹄萬檣南  
浮而北走者不能誰何其一二也是以思紛然而蕩越



重刊... 卷之二十三  
三  
斂而不能相合言屑然而蹂冗就而不能少功夫然景物之夥不爲丈人道也敢肆其所可道者丈人姑聽之因屏息整衣受揖而立端以俟命皇乎哉我太祖之有天下也進賢黜愚定羌服吳分茅裂土而啟十友之封銜璧輿觀而赦諸王之誅萬里一統混同車書粵茲惟揚古曰名都屏扞京師世倚賢儒唐季凋微羣雄角趨寄人命於戈鋌委城雉於榛蕪誅殺蹂躪培削驅呼政察察而不綱下嗷嗷而無餘一祖經營四聖扶持逮皇上之興也天覆地容風養雨濡振歷世之衰殘造太平於須臾與四海九牧稱唐頌虞士樂膠庠商通有無工事於器民安厥居老舞少歌其氣于于實惟神州東南與區併邑里而簡役廢軍壘以寬租江浙甌閩交廣湘湖舳艫銜尾駢走津途蓋鑿前季之興亾建永世之規模儲粟穀之千倉宿驍雄之萬夫擇將臣以嚴訓御之法制尊牧守以絕鷹虎之侵漁淬蘭綺之戎械增堅金之外郭崇中國之藩垣銷姦人之覬覦言未及旣環中丈人委杖出席拊髀雀躍失氣出口乃曰賦者古詩之流古人所以通諷諫也今先生之言磊落崢嶸豈特詳一州人事舉而措之足以彌縫帝袞龜鑑當世天鬻先生跼蹐戰汗况不知其所如百拜以謝定色悉記將以俟



采詩者也

案賦中雜引淮南諸事皆非廣陵之揚州又云子瑱據城而叛攷宋書鮑照為臨海王子瑒參軍無子瑒之名且子瑒反於江陵與廣陵無涉皆沿舊說之譌又吳景譌作孫景恭陵當是竟陵舛誤甚多錄之以備參攷

廣陵對

國朝汪中

乾隆五十二年正月謁大興朱侍郎於錢塘侍郎謂中曰余先世籍蕭山本會稽地今適奉使於此嘗覽朱育對濮陽興語憲其該洽度後之人不能也吾子咨於故實而多識前言往行亦可以廣陵之事諭余乎對曰中幼而失怙未更父兄之訓長游四方又有昏瞶之疾故書雅記十不闕一何足以酬明問抑聞不知而言不知知而不言不忠二者中之所不敢出也昔者黃帝迎日推策分天以為十有二次南斗牽牛是為星紀七政會焉布算者於是乎託始而後歲月日時咸得其序揚州之域是其分野自漢以來或治溧陽或治壽春或治建業而廣陵卒專其名其占應之昆侖之山實為西極河出其北江出其南自麗江至於高闕其距八千里萬折而東夾廣陵以入於海而邗溝貫之江河於是乎合焉於辰為維首於水為歸墟故廣陵者天地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竊嘗求之人事稽其善敗之迹比於矇誦其庶幾乎夫秦滅六國楚最無辜當陳王首事而死楚



地之眾未有所屬其有矯命項氏引兵渡江以爭天下  
遂戰鉅鹿西屠咸陽則召平首建大謀以報秦仇也漢  
室傾危董卓干紀百城拊心莫敢先發其有區區郡吏  
無爵於朝而義感邦君結盟討罪升壇慷慨必死爲期  
則臧洪說張超起兵糾合牧守以誅賊臣也祖約蘇峻  
稱兵犯闕幼主幽厄京師塗炭其有固守孤壘大誓三  
軍力遏賊衝以保東土西師乘之遂殄狂寇則郗鑒董  
率義旅倚角上游以匡晉室也桓元負雄豪之名藉累  
世之資挾荊州之眾乘晉道中衰本末俱弱易姓受命  
人無異心其有手梟逆徒協謀京口旣克建康偏師獨  
進凶族盡夷乘輿反正祀晉配天不失舊物則劉毅舉  
州兵以平桓氏光復大業也侯景反噬二宮在難諸鎮  
不務徇君父之急而日尋干戈甚者望風請命委身賊  
徒其有居圍城之中無謀人軍師之責而倡義勤王有  
死無二則祖皓來嶷襲斬董紹先馳檄討景爲梁忠臣  
也武氏淫虐人倫道盡臨朝稱制唐祚將傾其有控引  
江淮奉辭討罪功雖不成其所披泄亦足伸大義於天  
下則徐敬業舉兵匡復殺身亾宗以酬國恩也且夫武  
氏之立勣實贊之敬業旣心在王室又以蓋前人之愆  
忠孝存焉侍郎曰敬業不直趨洛陽而覩金陵王氣固



忠臣與中曰兵者凶器當唐全盛之時武氏積威所劫海內莫不聽命敬業舉烏合之眾起而與之抗故欲掃定江表厚集其力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發謀之始義形於色握兵日淺未有不臣之迹安可逆料其心而備責之哉春秋賢反經禮毋測未至推斯義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侍郎曰善願卒聞之曰藝祖擢自行閒典兵宿衛受周厚恩幸主少國疑倒戈自立其有前代懿親不樂身事二姓繕兵守竟城孤援絕舉族徇之則李重進以淮南拒命握節而死下見世宗也宋氏積衰元兵南伐勢若摧枯列郡土崩不降則潰其有孤城介立血戰經年洎行在失守一宮北遷而焚詔斬使勇氣彌厲忠盛於張巡守堅於墨翟則李庭芝乘城百戰國亾與亾也當明季世流寇滔天南都草創姦人在朝方鎮擅命國勢殆哉不可為矣其有上匡闇主下撫驕將內攬羣策督師開禮賢館士多歸之外抗天兵鞠躬盡力死而後已則史可法效命封疆終為社稷臣也故以廣陵一城之地天下無事則警海為鹽使萬民食其業上輸少府以寬農畝之力及川渠所轉百貨通焉利盡四海一旦有變進則翼戴天子立桓文之功退則保據州土力圖興復不幸天長喪亂知勇俱困猶復與民守之効死勿



去以明爲人臣之義歷十有八姓二千餘年而亾城降子不出於其閒由是言之廣陵何負於天下哉侍郎曰卓哉言乎昔陳郡袁氏世有死節之臣務其門地不與人伍今聞吾子之言天下百郡洵無若廣陵者後之過者式其城焉可也抑聞之危事不可以爲安死事不可以爲生則無爲貴知矣此數君子者劉毅材武故有戰功郝公名德雍容而已自祖皓以下敢亾接踵意川土平曠非用武之地與其民脆弱不可以卽戎與若其建名立義類多守土之臣又虞翻所謂外來之君非其土人者也子其有以語我中日蔡澤有言人之立功豈不期於成全邪身與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其次也名在僇辱而身全者下也必若所言求之前代功成名遂抑有人焉孫策用兵仿佛項羽旣定江東威震海內舉十倍之眾叩城請戰陳登出奇制勝再破其軍由是畫江以守吳雖西畧而北不益地尺寸則匡琦之戰爲之也金人乘百戰百勝之勢挾齊南下其鋒不可當韓世忠要之半塗多所俘馘諸將用命同時奏功戰勝之威民氣百倍由是開府山陽屹爲重鎮而淮東久不被兵則大儀之戰爲之也李全聯京東以爲餌通蒙古以爲窟屢賊帥臣厚崇稟賜乍服乍叛十有六年朝



延姑息有似養虎既連陷州縣進爵三城太清之禍近在旦夕趙葵建議討賊自看其事輕兵迭出所向有功由是長鯨授首餘寇悉平迅掃淮壖復爲王土敵國寢謀宗社再安則新塘之勝爲之也三者保竟卻敵之功至壯也非地不利人不也苻堅強盛禹迹所奄九州有其七傾國南侵目無天矣謝元以北府之兵選鋒陷陳使數十萬之眾應時出摧秦因以亾由是再復洛陽進軍臨鄴國威中振尊謚武則淝水之戰爲之也開皇始議平陳賀若弼獻其十策已而潛帥濟江據其要害直抵近郊於時建康甲士尚十餘萬人魯達忠勇人有死心而弼力戰摧鋒破其銳卒禽其驍將由是陳諸軍皆潰新林之師鼓行而進江左以平則白土岡之戰爲之也朱溫雄踞大梁并吞諸鎮悉其精兵猛將三道臨淮當是時淮南不守錢氏馬氏必不能自立溫之兵力極於嶺海地廣財富則難圖也楊行密朱瑾決計攻瑕臬其上將偏敗眾攜長驅逐北由是保據江淮奉唐正朔闢土傳世終梁之亾不能得志於吳則清口之戰爲之也夫晉之與秦吳之與梁皆非敵也然舉一國之命決機於兩陳之間小則兵敗將死大則國亾若是矣又況南北區分垂三百年一戰而天下合於一以此行



師其孰能禦之詩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  
莫我敢曷廣陵有焉若夫異人間出邦家之光前之所  
陳固猶未盡爲其事之不繫於廣陵也則請備言之桓  
靈之際常侍擅朝朝野切齒劉瑜以宗室明經身侍禁  
闈協心陳竇議誅宦官仰觀天文俾其速斷謀之具違  
并隕其族而漢業亦衰同姓之臣與國升降屈平之志  
也王敦專制朝政有無君之心戴淵忠諒盡心翼衛及  
戎車犯順石頭失守雖偪凶威抗辭不撓主辱臣死卒  
蒙其難正色立朝人莫敢過而致難於其君孔父之義  
也武氏始以色升浸成驕橫來濟諫之上官儀謀廢之  
納君於善繼之以死比干之仁也龐勳旣陷武寧泗爲  
巡屬又當長淮之衝在所必爭辛讜出萬死不顧一生  
之計旨圍求救往反十二是時賊兵北及泰山南至橫  
江主帥旣戕官軍屢劬而肘腋之下一城獨完苦身愁  
思以憂社稷申包胥之哭也黃巢豨突京師僭稱大號  
乘輿播於遐裔羣盜蠡起跨州連郡唐之政令不復行  
於四方當此之時天命去矣王鐸連十道之兵總九伐  
乏任承制封拜以繫海內之心王師旣奮賊遂走死而  
唐祚之復延者且三十年二相於位諸侯宗周共和之  
政也宋時武功不競西夏跳梁宇內騷然當宁盱食張



方平建議赦其罪與之更始由是元昊請臣而中國之民得以休息及熙寧用兵再進苦口謀臣不忠遂成靈州永樂之禍而神宗以此飲恨而終王者務德不勤民於遠祭公謀父之諫也故廣陵自周以前越在荒服其時人士未聞於上國秦漢而下始有可紀然當三代盛時忠臣烈士之行事所震耀於天壤者先民有作舉足以當之此亦才之至盛已至若政事法理經緯乎民生文學道藝立言不朽里閭耆德孝子貞婦一至之行蓋以千百計非國家之所以廢興存亡者則皆畧之考其事迹則如彼語其人本則如此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故君子尤樂道焉夫子詳之侍郎曰善乎子之張廣陵也辭富而事覈可謂有徵矣古者誦訓之官掌道方志以詔觀事王巡狩則夾王車故曰山川能說可以爲大夫吾子其選也朱育之對何足以當之中謝不敏退而發笈謹錄爲是篇

廣陵曲江證

國朝汪中

枚乘七發將以八月之望與諸侯遠方交游兄弟竝往觀濤乎廣陵之曲江廣陵漢縣今爲甘泉及天長之南竟江北江也本篇李善注引山謙之南徐州記京江禹貢北江春秋分朔輒有大濤至江乘北激赤岸尤更迅



猛南齊書地理志南兖州廣陵郡土甚平曠刺史每以  
秋月多出海陵觀濤與京口對岸江之壯濶處也二文  
竝明覈可據本篇凌赤岸箠扶桑李善因扶桑之文竝  
赤岸疑在遠方然郭璞江賦鼓洪濤於赤岸淪餘波於  
柴桑正承用七發文則七發扶桑當作柴桑字之誤也  
今潮猶至湖口之小孤山而回目驗可知江賦注赤岸  
在廣陵輿縣寰宇記赤岸山在六合東三十里高十二  
丈周四里土色皆赤因名顧祖禹方輿紀要引南兖州  
記潮水自海門入衝激六七百里至此其勢始衰郭璞  
江賦所謂鼓洪濤於赤岸也今按此山府縣志所載上  
俗所稱均無異議故曲江之爲北江非孤證矣往者吾  
鄉越闔辰六以廣陵濤榜其齋閣秀水朱檢討與書爭  
之以爲七發所云在錢唐其言實謬檢討所據者本篇  
弭節伍子之山通厲骨母之場依注以骨母爲胥母之  
譌而不言二地所在又節酈氏水經漸江篇注以爲證  
不知越之北竟至今之石門浙江非吳地故越語勾踐  
之地北至禦兒韋昭注今嘉興語兒鄉也吳語大夫種  
謀伐吳曰吾用禦兒臨之韋昭注禦兒越北鄙在今嘉  
興是也爾雅釋地吳越之間有具區其言審矣於時戰  
地竝在今蘇州嘉興二府之竟故春秋定公十四年於



越敗吳於檣李杜預注吳郡嘉興縣南醉李城傳吳伐  
越越子句踐禦之陳於檣李又闔廬還卒於徑去檣李  
七里哀公元年傳吳王夫差敗越於夫椒注吳郡吳縣  
西南太湖中椒山越語句踐卽位三年興師伐吳戰於  
五湖不勝是也吳越交兵凡三十二年內外傳所謂江  
竝吳江也故春秋傳哀十七年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  
澤夾水而陳吳語越王句踐乃率中軍泝江以襲吳入  
其郛韋昭注江吳江也又吳王起師於江北越王軍於  
江南韋昭注江松江去吳五十里是也吳殺子胥投其  
尸於江亦吳江也七發注引史記吳王殺子胥投之於

江吳人立祠於江上因名胥母山史記伍子胥列傳吳  
王取子胥尸盛以鴟夷革浮之江中吳人憐之爲立祠  
於江上張晏曰胥山在太湖邊去江不遠百里故云江  
上正義引吳地記曰越軍於蘇州東南三十里又向下  
三里臨江北岸立壇殺白馬祭子胥杯動酒乾盡後立  
廟於此江上吳太伯世家正義引吳俗傳子胥以後越  
從松江北開渠至橫山東北築城伐吳子胥乃與越軍  
夢令從東南入破吳越王卽移向三江口岸立壇殺白  
馬祭子胥杯動酒乾盡越乃開渠子胥作濤蕩羅城東  
開入滅吳至今號曰示浦門曰鱮鱓是也吳投子胥之



尸豈有舍其本國南竟五十里之吳江乃入鄰國三百餘里投之浙江哉然則伍子之山胥母之場固與浙江無涉不得引以爲證吳越春秋句踐殺大夫種葬於國之西山一年伍子胥從海上穿山脅而持種去與之俱浮於海故前潮水揚波者子胥後重水者大夫種也其言固誕然但言海潮而不言浙江也論衡書虛篇吳王殺子胥投之江子胥恚恨驅水爲濤以溺殺人今時會稽丹徒大江錢唐浙江皆立子胥之廟蓋欲尉其恨心止其怒濤也二江竝祭子胥乃在東漢之世水經淮水篇注引應劭風俗記江都縣有江水祠俗謂之伍相廟

也子胥但配食爾歲三祭與五岳同子胥之配食大江是惟命祀漸江篇注據吳越春秋以七發所云專屬之浙江則誤矣檢討又云曾鞏序鑑湖圖有所謂廣陵斗門者在今山陰縣西六十里去浙江不遠今以其地準之實在浙江之東自吳至浙不經其地且係堰牖小名何取於是而以之冠曲江之上哉是時吳王濞都廣陵北江在國門之外故強太子往觀之若踰越江湖千二百里以至浙江則病未能也檢討又云江都之更名廣陵在元狩三年時乘已卒不應先見之於文則尤謬史記五宗世家江都王建自殺國除地八於漢爲廣陵郡



據漢書諸侯王表地理志竝在元狩二年其時所更名者廣陵郡也而廣陵郡自有廣陵縣爲郡治爲吳江都廣陵三國都其名則在楚在秦在荆在吳在江都皆有之故史記六國表楚懷王十年城廣陵項羽本紀廣陵人召平於是爲陳王徇廣陵樊鄴滕灌列傳灌嬰度淮盡降其城邑至廣陵吳王濞列傳孝景前三年正月甲子初起於廣陵不得謂元狩三年之前無廣陵之名也漢所置郡國若宏農陳留平原千乘丹陽桂陽零陵武都安定朔方皆取縣名名郡廣平真定信都廣陽高密皆取縣名名國此例甚多故江都之爲國廣陵之爲郡爲國皆以縣也檢討不根持論雖越俗好鬼錢唐廣陵侯之淫祀舉子所業元人錢爲善之試卷皆備舉之而於經史正文反屏而不觀及一引漢書而其謬若是亦後學之大戒已至廣陵城本在蜀岡上邗溝環其東南江卽在其外故水經淮水篇注云昔吳將伐齊自廣陵城東南築邗城城下掘深溝謂之韓江亦曰邗溟溝今自廣陵驛而北爲舊城之市河北至堡城折而東至黃金壩會於運河是其故址自此入淮一名中瀆水故云中瀆水首受江於廣陵郡之江都縣城臨江是也晉以後江益徙而南故河水篇注云毘陵縣丹徒北二百步



有故城舊去江三里岸稍毀遂至城下城北有揚州刺史劉繇墓淪於江是也今揚州城外運河唐王播所開事見播傳其時江猶至於揚子橋而東關以外在漢則江泔也然則城東小水之稱廣陵濤固非無據也凡檢討所云惟水經注承酈氏之誤其餘無一是者恐後人習謬而不知故爲正之



